



史畧

卷五
卷六

唐

後梁

後唐

後晉

後漢

後周

宋上

U 8
1705
3





1705
3

立齋先生標題解註音釋十八史

唐



後學

臨川

陳

殷

音釋

唐高祖神堯皇帝姓李氏名淵隴西成紀人也西京武昭

王曷之後世紀曷生欽生車耳重耳生熙祖虎仕西魏

有功封隴西公父昞丙於周世封唐公淵襲爵隋煬帝以

淵為弘化留守御衆寬簡人多附之煬帝以淵相去長奇

異名應圖識時有李氏忌之淵懼縱酒納賂以自晦天下

盜起以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駝使承制黜陟討捕群盜

多捷突厥寇邊詔淵擊之淵次子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

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與晉陽官監平聲官禁

裴寂晉陽令劉文静相結文静謂世民曰今主上謂煬南

世民有天下安志

相表奇異



世說義舊獲之有之獲舊義世
與兵本罪下憂一

巡群盜萬數上聲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
反掌耳太原百姓收拾可得十萬人尊公謂高祖所將兵復
數萬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
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而淵不知也會淵兵拒
突厥不利恐獲罪世民乘間如字說淵順民心興義兵轉禍
為福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告縣官世民徐
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執告不敢辭死淵
曰吾豈忍告汝慎勿出口明日復說曰人皆傳李氏當應
圖讖故李金才無故族滅太人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
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策願勿疑淵歎曰吾
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身亦由汝化家為國
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

關中
悉降

醉寂曰二郎謂世民陰養士馬欲舉太事正為去聲寂以宮人
侍公恐事覺併誅耳恐官人竟其謀故陰奮煬帝以淵不
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世民與寂等復說曰事已迫矣
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官監蓄積巨鍾萬代王幼冲
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抚而有之如探取也囊中
物耳淵乃召募起兵遠近赴集仍遣使借兵於突厥世民
引兵擊西河今汾州拔之斬郡丞高德儒數上聲之曰汝
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吾興義兵正為去聲誅佞人耳通鑑
業十二年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宇成朝堂前德儒等進
奏以為鸞於是百官稱賀詔以德儒擢拜朝散大夫進
兵取霍邑縣屬克臨汾縣屬絳郡今絳下韓城縣屬降平項
同馬翊淵留兵圍河東自引兵西遣世子建成守潼關世
民徇渭北關中群盜悉降於淵合諸軍圍長安克之立恭

斬建德 劉黑闥 兵起 肖銑 李伏 誅通 劉黑 漢東 王弘 林士 弘衆 漢東 將執 黑闥 突厥 受盟 州縣 李州

俘太廟斬建德於市赦世充尋使人潛殺之竇建德故將
劉黑闥始起兵於漳南○唐遣將李靖伐梁梁主蕭銑
送長安斬之右梁蕭銑自隋大業十三年至是四年而亡○杜伏威擊吳主
李子通向執送長安伏誅右吳李子通自隋大業十一年至是九年而亡
劉黑闥自稱漢東王○楚主林士弘卒其眾遂散右楚主林士弘自隋大業十二年僭號至是九年而亡○漢東將德威執黑闥降唐斬之右漢東將德威自隋大業五年至是二年而亡○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右唐輔公祏自隋大業五年至是二年而亡○唐將李靖擊斬之○慶州屬華州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討平之○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禦之遇於絳州世民帥騎馳詣虜陣告之曰我秦王也虜不敢戰受盟而退○唐興七年僭偽皆亡天下既定是歲初置州縣鄉學帝親詣國子學釋奠禮上下

定均 田租 法調

也于先聖孔子先師願始定官制頒新律令通鑑改大捨官
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
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次將作監次國
子李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四衛東
官置三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下率府王公置府佐國
官公主置邑司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自
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為文散官驃騎大將
軍至信義副尉三十一階為武散官定均田租庸備調去
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階為勳官同調去
下並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只四畝寡妻妾
減七十畝皆以十之二十分為率民得其二為世業其業八為
口分墳去則給田有六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
絹純布純日純經布隨其所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
尺每百以其傭帛三有事而加役者旬有通五日免其
調或官中者則免其調或官中者則免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十損
四以上上声下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

史記卷五

太子謀世民傾子

太子經天白

民賞業分九等中上中上下中下中下中下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隣為保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也士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每歲稅簿籍三歲造戶籍三年一改初唐之起晉陽皆世民之謀帝欲以世民為儲嗣太子曰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而世民功名日盛建成乃與元吉協也謀傾世民曲意誦事諸妃嬪世民獨不事之由是左右皆譽余建成元吉而短世民○武德九年六月太白經天見現秦分續去○太白金宿陰星也出東當見午上也秦分屬末也建成元吉欲殺世民秦府僚屬勸王行周公之事誅兄力請乃決於是密奏兄建成弟元吉欲殺

太子立世民為太子

太子傳位

臣似為法世充建德報讐明日帥率兵伏玄武門建成元吉入向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石建成殺之尉敬德遲敬德尉敬德名射殺元吉遂立世民為太子軍國事悉委太子處并決然後聞奏初東宮官屬魏徵屢勸建成除世民及是世民召徵責以離間澗兄弟徵舉止自若對不屈世民禮之王珪亦嘗為法建成謀皆以為諫議大夫帝自稱為太上皇帝詔傳位於太子是為太宗文武皇帝范曰建成雖太宗雖有功蕃主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反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事疑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

龍鳳之姿
天之表日

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外其常周公外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已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爲德建成爲天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爲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若必爲子不孝爲弟不弟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若亡之愈也故爲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

太宗文武皇帝名世民幼日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

日之表其年幾及也冠貫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高祖使入追之不見乃採其語爲名年十八舉義兵李密降唐初見高祖色尚傲及見秦王不敢仰視退而歎曰真英主也高祖以秦王功高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秦王爲之句開府置屬句開館以延文學之士句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志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去時

登瀛
李士

勗于志寧蘇世長張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入文達許敬宗爲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如字○進也每以直更庚日直宿王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句使閣立本圖像八人形像褚亮爲贊美曰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與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仙也登時府僚多補外事官如晦亦出玄齡曰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才大主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王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剖決如流玄齡每入奏事高祖曰玄齡爲吾兒謀事雖隔千里如對面語鄭曰漢唐之世其人臣號爲有知人之杜如晦高帝之至南鄭而韓信亡去蕭何追之及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大主必欲長在漢中無所事信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高帝於是拜爲大將太宗之在秦邸時府僚多補外官玄齡曰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才大主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太宗於是奏爲府屬蓋非蕭何之言則高帝失於韓信非玄齡之言則太宗失於如

放宮

置弘

商權

以誠天
治下

秦王功蓋天下身幾危賴玄齡如晦決策至是即位
 首放宮女三千餘人○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十餘萬
 騎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之北上自與房玄齡等六騎徑詣
 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
 俄而諸軍繼至旌申敵野頡利懼請盟而退○置弘文館
 聚四部經書史書二十餘萬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等
 以本官兼學士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諫前言往行
 商權也較也辭政事或夜分乃罷取三品以上上同子孫充
 弘文館學士○有上書請去聲佞臣者曰願陽怒以試之
 執理不屬者皇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吾自為詐
 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下同天下或請重法
 禁盜上曰當去聲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

張蘊
古大寶

有餘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路不拾遺商
 旅野宿焉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
 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死也君富而國亡矣又嘗謂侍臣
 曰聞西域賈古胡筌蹄云得美珠剖身而藏之有諸果有
 否此事曰有之曰吏受賕也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
 者何以異此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
 有好法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
 其身亦猶是也○張蘊古獻大寶箴聖人之位曰木不自
 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
 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瑤其室羅八珍用夫
 謂淳熬淳母炮豚炮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其
 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文一作而闇同勿察察而明雖冕

分天下
師都
祖孝
孫樂
雅樂
五花
判事
置中
書門
下相
檢案

旒蔽自而視於無形冕十有二旒天子之服也漢制度云皆以五采絲繩貫五采玉每旒各十二垂於冕前後者也雖難上續塞耳而聽於無聲
十道因山川形便曰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
江南劍南嶺南○遣將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右梁師都自隋恭帝義寧元年僭号以其地為夏州案世紀此一節當至是凡十二年而亡
○太常祖孝孫祖姓孝孫名奏唐雅樂案通鑑此在二年
貞觀二年又出宮女三千餘人○故事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上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省以相檢察卿曹勿雷同也同聲相應時珪為侍中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

李靖
突厥
與明參預朝政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玄齡善謀如晦善斷去端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徵嘗告上曰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上曰忠良異乎徵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
○初突厥既強敕勒諸部分散其先匈奴薛延陀敕勒有薛延陀回紇等十五部名号未詳皆居磧磧
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加以民大飢羊馬多死奉使者還及遣帥皆言突厥可取之狀詔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之靖襲破突厥於陰山在開平北東茂盛多禽獸匈奴依阻其中漢武克匈奴置陰山縣東漢省入五原唐天室元年復降山縣頡利可汗遁走唐將擒之以獻時突利可汗先已入朝上處突厥降

大徵名需

都尉帥率以教戰當給馬者官與直官與價直官自買馬當宿衛者
 番上更番宿衛。兵部以遠近給番隨遠近以定遠疎近
 數同下皆一月而更。○十三年夏旱詔五品以上言事魏
 徵言陛下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十條大略二言遣使徵
求二言奢肆思用
人九二言縱欲勞人四言昵小人陳君五言寄異物作
無益六言不輕與賢而易棄八言田獵馳騁八言外官
失事類色不接九言長傲縱欲無事典兵十言上深辨數
關中之民徭役勞弊。○以上皆言不知貞觀初上深辨數
 ○十四年上詣國子監平声。親釋奠是時大徵天下各
 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已上赴
 者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
 十負自屯管飛騎左右親軍便官全書註唐妻亦給博士
什本為也衛將軍分典飛騎
 授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
 至高麗百濟國在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
 國學外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明章句無益

孔穎達五經正義
 高昌君
 吐蕃
 求婚
 圖功
 烟閣

命孔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去声。國前漢謂之正義。○高
 昌王麴文泰先是多過絕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句以
 侯君集為交河高昌大總管將兵擊之至是滅高昌以其
 地為西州。○十五年吐蕃求婚以文成公主嫁之。○十七
 年鄭公公自魏徵卒上曰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鏡
可見興替也魏徵卒上曰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鏡
 可見興替也發也以人為鏡可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鏡矣
 徵葬上自製碑書石釋名曰諱于碑。○圖畫畫功
 臣長孫孫無忌趙郡王孝恭太宗兄如晦魏徵房玄齡
 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
 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
 劉政會唐儉李勤秦叔寶等於凌煙閣王曰傳說未遇而
高宗畫貌以求之

太子廢庶人

親征高麗

完蓋既失而勾踐鑄像以訪之此二者唯其先後之不同而其好賢樂善之心則一也宣帝之麒麟閣光武之雲臺太宗之凌煙閣其圖繪功臣之意是亦高宗勾踐之意欽○太子承乾不才魏王泰宗第三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侯君集負功怨望通鑑注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室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獄後以承乾暗劣欲乘釁因勸之反事覺廢為庶人君集坐誅泰亦以險詐不立立晉王治太宗第為太子魏徵嘗薦君集上始疑徵阿黨案魏徵當薦君集有宰相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示起居即中史院官大典曰起居即掌錄不褚遂良上愈不悅徵臨終上面指公主欲妻勅其子叔玉至是停其婚陪也所立碑○十八年上親征高麗先是高麗泉蓋甘蘇文高麗君長也或云泉蓋其君新羅又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貢之路乞兵救援

回紇官

上遂討之先如洛陽○十九年上發洛陽至定州即中山府進諸軍上渡遼水拔遼東城降項平白巖城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下安市城險兵精堅守不下議者欲拔烏骨城並上在遼東渡鴨綠水西入千海直取平壤城在所都覆其本根則餘可不戰而降或又謂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以留且糧將盡敕班師日暈是行拔十城名移徙戶口七萬蓋通鑑徙三州戶入中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然戰士死者幾機三千人戰馬死什七八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命馳驛祠徵以少牢羊豕日復立所製碑○二十年上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破降之招諭敕勒諸部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去歸命乞置

房杜
宗唐臣

官司詔曰朕聊命偏師逐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鍊
 勒西夷百餘萬戶請為州郡混元太古以降孰殊未前聞
 宜備禮告各廟仍頒示天下上為詩曰雪耻酬百主除兇
 報千古昔大王岐山之迂高帝平城之困皆夷狄之刻石
 於靈州○二十二年司空梁公司空官梁房玄齡卒上悲
 不自勝升玄齡佐上定天下及終相位三十二年號為賢
 相然無迹可尋上定禍亂而房杜如如不言功王魏王魏
 善謙諱而房杜議其賢英衛英衛公李靖善將兵而房杜行
 其道句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二十三年上有
 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
 我死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則當殺之耳乃左遷
 豐州屬鞏都督受詔不至家而去○上崩在位二十四年

創業
守成
之難

年即位元改元者一日貞觀○上雖以武功定禍亂終以文
 德綏海內常自以驕後為懼嘗曰人主惟一心攻之者衆
 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
 各求自售媒曰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
 所以難也嘗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而
 言言隋末之亂也群雄並起角力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
 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
 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
 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
 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慎
 之自知神采為去臣下所畏常溫顏接群臣導人使諫賞
 諫者以來之惟末年東征之後東征褚遂良嘗諫不聽太

子立是為高宗皇帝

高宗皇帝名治母長孫皇后無忌承乾廢長孫無忌力勸

太宗立治向在東宮七年太宗嘗作帝範十二篇君躬求賢

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以賜曰脩身治去國盡備在其

中一旦不諱更無言矣至是即位長孫無忌褚遂良受先

帝遺詔輔政以李勣為左僕射尋為司空○永徽五年以

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注昭儀昭顯其儀示隆重也○六

年上欲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為后許敬宗李義府贊之

褚遂良不可以問李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

人事遂決李勣之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

勣非惟不諫又輔成之肇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

絕皆勣之由其猶起不傳哉太宗以勣為忠託以孤幼而

其不節如此書曰知人褚遂良貶州都督義府參知政事

則惟帝其准之信哉

昭義氏武

論唐室中皆勣之

李義府笑中有

司官李義府貌若溫恭與人嬉怡而狡險忌克也
也忌謂畏忌憎惡克謂好勝人謂笑中有刃柔而害物謂
賤害左氏傳今其言多忌克人謂笑中有刃柔而害物謂
之李猶○武后以長孫無忌不助已紀深怨之通鑑求微
廢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無忌第酬飲極歡
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為大夫仍載金室繒錦上車以賜無
忌上因從容言皇后无子以契无忌對顯慶四年削
以他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

無忌官黔州屬川南今安置遂良先霽一年卒至是無

忌與初議者柳奭韓瑗皆被殺○乾封元年上封泰山至

亳州屬河南尊老君即老為太上玄元皇帝○以李勣為

遼東大總管伐高麗○總章元年李勣拔平壤降其王高

麗悉平置安東都護府○上元元年帝稱天皇右稱天后

○初帝以賤妾子忠為太子武后廢之立右之子弘弘仁

孝中外屬屬心忤后意鳩之立其次曰賢又以事廢之而

尊老君為太上皇帝
李勣高麗
帝稱天皇
天后稱皇

中宗即位廢

立其次哲○上在位改元者十三曰永徽顯慶龍朔麟德乾封總章咸亨上元儀鳳永隆開耀永淳弘道凡三十四年而政在中宮武后者三十年矣自褚遂良等死後群臣無敢諫者李善感嘗因事一諫通鑑永淳元年上既封泰山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穀粟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獲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人以為鳳矢望臣忝備國家耳目竊以此為憂上優容之以為鳳鳴朝陽山東曰朝陽詩鳳鳴矣于彼朝陽上崩太子哲即位是為中宗皇帝

中宗皇帝

初名顯改名哲既即位立韋妃為后改元曰嗣

聖明年武后廢帝為廬陵國在安王而立其弟且且擡虛器

不得有為者七年改元曰垂拱曰永昌太后廢且為皇嗣

而稱帝是為則天武氏贊曰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周幽王之詩也是時幽王雖亡

武后自稱立

而太子且且即位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褒姒之者以爲又武之樂於長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者甚疾之之辭也武氏之亂唐之宗室滅殺殆盡其賢才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貴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滅絕其為惡豈一廢奴之上耶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付昏童高宗弱受衽席不戒稱霜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那家嗚呼父不復裁○則天武氏故荊州都督武士護入之女也太原人年十四太宗聞其美召入後宮以貞觀十一年為才人時天下歌曲名娥武媚娘已成識貞觀末太白屢書見現太史占云女主昌又傳秘詔唐三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惡之嘗與群臣宴令去各言小名武衛將軍李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通鑑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而小名五娘太宗愕曰何物女子乃小健邪或奏君羨謀不軌遂誅之密問太史李淳風對曰臣仰觀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

去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已成矣太宗崩才人年二十七
 四矣為尼高宗幸寺見之而泣時王皇后與蕭淑妃爭寵
 密令長髮勸高宗納之既久而右與淑妃皆失寵武氏
 年三十二遂自昭儀為后王蕭皆為去聲所殺贈父士驥周
 國公尋加贈太原王高宗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
 皇后決之右性明敏涉獵文史涉獵者謂若涉水獵獸處
 事皆稱去聲旨由是委以政事權與入主倖人謂之二聖在
 高宗之世右自殺子弘廢子賢高宗既崩子哲即位廢為
 廬陵王而立子且右臨朝稱制立武氏七廟昭太祖三穆英公
 李敬業英國公爵李敬業名勣起兵討之檄曰一杯之
 土未乾干高宗六尺之孤安在子哲既立而廢周九
 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遣將李孝

投唐宗室
周國號

擊殺之趙王貞高宗又李兵臣復伏不克而死太后遂大
 殺唐宗室自名嬰照稱皇帝國號周以且為皇嗣呂姓武
 時嬰年六十七矣初寵僧懷義沙門曰僧後寵張易之張
 昌宗兄弟居中用事易之五郎昌宗六郎俊者曰人言六
 郎似蓮花吾謂蓮花似六郎耳嬰知人心不服且內行去
 不正畏人議已盛開告密之門用酷吏侯思止索蘇各切
 元禮周興來俊臣吉項等鍛端去鍊威唐通判羅織羅網無
 罪率以反逆誣人誅殺不可勝外紀用此持制天下
 然有權數善用人賢才亦樂為去聲之用徐有功仁恕執法
 嬰每屈意從之將相多得入魏元忠妻師德狄仁傑姚元
 崇皆名相宋璟數亦顯於朝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交弟
 除代州刺史師德謂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何以自免

徐有功
法忍執仁有

弟曰自今人雖唾口去也某面拭之而已師德愀色變也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師德每薦仁傑而仁傑每毀師德語去仁傑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仁傑退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為聲去所容久矣武承嗣三去思武承嗣名也營求為太子仁傑從容言於嬰曰太宗擲入也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宗以二子賭托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祭日於廟者也嬰稍悟已而又力勸之遂自房州屬河召廬陵王還都立為皇太子以子且為相去王仁傑最見信重好去面折廷爭詩嬰常屈從

稱為國老而不名向仁傑卒嬰泣歎可元行去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多規諫曰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力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姚元崇等數十人皆仁傑所薦或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去下同國非為私也嬰嘗問仁傑欲得一佳士用之仁傑曰有張柬之者雖老宰相才也後竟用柬之為相嬰疾甚柬之與崔玄暉通蓋竹敬暉桓彥範袁恕已紀率羽林將軍李多祚等舉兵討內亂迎太子於東宮斬關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遷嬰於上陽宮在東都禁皇去之上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是冬殂案通鑑則天稱后而年八十二臨朝凡二易唐為周者十有六年改元者十案前紀年當作詳見本傳曰天授如意長壽延載曰萬歲通天

論張
之不
知而
罪不
討知

年號曰神功聖曆又視大足長安胡曰武后之諸王所未
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天義也非常之變者為唐室討罪人
是也武后以太宗才人盡感嗣帝一罪也我殺王母皇后
二罪也黜中宗繼而奪之二罪也殺君子二人四罪也自
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勳宗室始盡七罪也
德德敬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
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猶高祖
太宗之命廢為庶人而賜之死中宗不得與焉又取武姓
王侯等用事肆虐于唐之人者盡戮之然後足以慰在天
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推其不能是以長
不旋踵章氏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為常事也惜哉
安之五年帝復位號唐帝即位二月而被廢居均州屬河南
者一年居房州者十三年還為太子者又八年而後反正
後帝章氏復伏為皇后上在房陵驪州每欲自殺后每
止之上與私誓異時幸復見天日惟所欲不禁至是每臨
朝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朝政如武氏在高宗之世上
女安樂邑屬公主適武三思之子三思以是得入宮禁

安樂
公主
除墨
官數

通於韋后后與三思雙陸博戲而上為去點籌上遂與三
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向五人張柬之崔玄暉敬
皆前平武皆賜王爵而罷政已而遠貶殺之通點神龍元
氏亂者武皆賜王爵而罷政已而遠貶殺之年武三思與
韋后日夜讚暉等恃功專權將不利社稷因為畫策不若
封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
為然以敬暉為平陽王彥範為扶陽王彥瑒為漢東王怨
已為南陽王玄暉為博陵王罷知政事二年又使郭情告
暉等與王同敬暉坐謀殺三思廢皇后之事者通謀是暉
崖州司馬彥範崖州司馬柬之新州司馬怨已實州司馬
玄暉白州司馬是秋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榜於天津
橋請加廢黜上怒命嚴其事奏言敬暉等使人為之上乃
長流暉於崖州彥範濱州東之瀛州怨已安樂公主等依
環州玄暉古州已而三思尋橋制殺之
勢用事請謁受賂降墨敕詔除官斜封付中書時謂之斜
封官凡數千人人有上言皇后淫亂上面詰之其人抗
言不撓也中書令宗楚客宗姓楚矯制撲殺之上意快
后及其黨始懼馬秦客馬姓秦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

不操
元景
之桃
政為

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已為皇太女乃相與謀於餅餅
類食中進毒句上復伏下位改元者二曰神龍景龍麟四
年而遇弒通鑑中宗在立溫王重茂中宗第四子后攝政相王
子隆基起兵討亂斬后及安樂公主并其黨皆誅之廢重
茂奉相王立之是為睿宗皇帝

睿宗皇帝名且初高宗崩中宗廢武氏立且為帝者七年

矣而廢為周皇嗣者九年改封相王者十年至是復為帝

立隆基為太子宗璟姚元之為政二人協心革弊政進忠

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托不行紀綱備舉當時翕然興祝

欽明等欽明嘗為八風舞人以五經攝地矣皇朝欽明時

因飲宴而舞舞自攝地以皇朝之風五經攝地言為五經之厚也帝誅太平公主於誅

二張昌宗之誅韋氏時皆有力既居立大功勢逼尊重上

嘗與議政權傾入主其門如市憚太子英武欲易亦之賴

韋安石宋璟張說悅姚元之等咸悟上意政事皆取太子

處并分也去也分所當然也上自復為帝改元者二曰景

雲太極案紀年又改至是三年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太子

是為玄宗明皇帝

玄宗明皇帝名隆基初為臨淄王韋氏之亂陰聚才勇之

士密謀匡復太宗初選驍勇為百騎武后增為千騎隸左

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去聲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

卒誅韋氏奉睿宗句封為平王睿宗將案建儲太子也嫡

長子成器以平王有功力讓之遂為太子尋受禪○開元

元年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官省事初太宗定制

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官官不得置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

傳位
太子

高力
士知
內侍
省事

焚珠
王錦

作興
慶宮

已至是除三品將軍者寢多官官增至三千人內侍之盛始此○姚崇即元之避開元為紫微令去宗改中書省曰也○二年以太常不應併典俗樂雅明皇愛之選坐部伎子之使自是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初隋有法曲其声清而近不應與倡優雜伎是也而更置坊監坊監盛選女工以實之此則煬帝○焚珠王錦綉於殿前通鑿上以風俗奢靡制乘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綉焚於殿前後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織錦綉等物蓮者杖一百罷兩京織錦坊母得采珠玉織錦綉等物蓮者杖一百罷兩京織錦坊司馬溫公曰明皇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滿入也詩○作興慶宮置樓西曰花萼相輝華萼不辭燕飲兄弟之意以名樓也南曰勤政務本宋王成器宅環其側○三年盧懷慎為黃門監開元元年改門下省監懷慎清謹儉素妻子不免飢寒

姚崇
相時

宋璟
百官
得職

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謂告歸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崇出須臾裁決盡句顧謂齊澣紫微舍人曰我為相何如澣曰可謂救時之相懷慎知智才不及每事推崇時謂之伴食宰相○四年姚崇罷宋璟為黃門監通鑿主書所親信受賂事賞藉問當死崇復營救上不悅會曲赦京代璟為相務擇入百官各得其職好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璟與姚崇相繼為政崇善應變璟善守文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佗莫得比二人每進見璟上輒為去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八年宋璟罷而盜鑄者怨嗟而罷○九年宇文融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括結使各附籍上著當差同平章事太宗時僕射李靖以疾辭詔疾小

同平章事源乾曜贊成之以融為勸農使官掌奏置勸農

判官十人分行天下競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

同三品太宗時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之名始此張說建

議召募壯士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同下番上

下並上聲謂歸家兵農之分始此○十三年更命長

從宿衛為曠霍騎曠張等也府兵法壞張說○二十一年

韓休同平章事休為入峭直通鑑注上或宴遊小過輒謂

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休為相陛下殊

瘦於舊上歎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休罷以與肅嵩張九齡

繼之○二十二年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林甫承

倭多狡數術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上動靜無不知之

李林甫 結宦官 嬪妃

由是每奏對常稱去聲旨臣曰商鞅見季公初說以帝中說

此世之君子所以賤其術用也雖然鞅之術數不獨

難陳其說秦孝公自擇而用之非有大友大校之計以取

心於其君也若林甫可謂大友大校者矣觀其深結宦官

妃嬪伺上動靜無不知者由是每奏稱旨以至為相此則

商鞅之所不為也而林甫為之益可賤也已○二十四年幽州節度使官掌

送京師案通鑑守珪使祿山討奚契丹殺者祿張九齡批

曰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勇赦之九齡

力爭同諱曰祿山有反相去聲不誅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

夷甫識石勒事見西晉枉害忠良竟不誅胡曰祿山敗軍

直以爭論其理自勝乃言宋來之事斷其後患是故玄宗

拒之○蘓子曰祿山有死罪明皇不能案法行辟而以王

邪復違忠諫安得為盛德邪祿山本營州屬遼雜胡也

初名阿鞞毘角山新白書阿皆作軋鞞山案厥所謂闢

案厥中傳于於軋鞞山及生有光照旁野獸盡鳴王氣

者言其祥范陽節度使張仁愿按戶帳欲盡殺之匿而免

相有祿 反山

千秋節

母以神所命母再適安氏故冒其姓部落破散逃來句狡
遂字軋罕山母再適安氏故冒其姓部落破散逃來句狡
黠惠也為聲守珪所愛又有史罕入于者與祿山同里閉

門曰開亦驍勇守珪遣入奏事上賜名思明○千秋節宗

生白○通鑑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
花萼樓下丞相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

下咸令群臣皆獻寶鏡九齡述前世興廢為千秋金鑑錄
寡集

五卷上上之○九齡罷李林甫兼中書令上在位久漸肆

奢欲林甫遂得專政通鑑初上欲以林甫為相問於九齡

恐異日為社稷之憂上不從林甫疾之時上漸奢欲九齡

力爭上不悅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至是以所
善嚴供之為罪人請厲上以九齡為阿○二十六年立忠

王三子第為太子○二十九年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祿
山傾巧善事入上左右至平盧城在漁陽○一說盧當作

以安地未詳皆厚賂歸譽之上益以為賢○天寶元年以祿山

為平盧節度使○二年祿山入朝○三年改年曰載以祿

山兼范陽節度使范陽節度為○四載以楊太真為貴妃故

蜀州屬四川今司戶官掌玄琰女也為上子壽王名妃十

年矣上見其美令平自以其意乞為女官且為壽王別

娶而後納之遂尊寵○六載以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請

為楊貴妃兒九載賜祿山爵東平郡王兼河北道採訪處

并置使祿山入朝楊釗兄弟姊妹皆往戲戲水迎之釗貴

妃之從去祖兄也同曾祖得出入禁中先是判度支堂屢

奏帑場上○歲狀充手牒丹也上帥率群臣觀之由是視金

帛如糞土賞賜無限賜釗各國忠○十載為安祿山起

第窮極華麗上日遣諸楊與之游祿山體肥大上嘗指其

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對曰有赤心耳祿山入禁中先拜

以楊大真為貴妃

祿山請為貴妃

李林甫專政

立忠王為太子

以安祿山

論真 啗忠 義首 顏景 起 賊兵 祿山 僭號 燕皇 帝

張巡 討賊

北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河北一節領層○不無一人義士邪及真卿奏至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何狀乃能如此林曰燕伐齊七十餘城皆為燕有初未聞忠臣義士有發憤之氣也及王燭雖死而不死義不北面於燕然後齊士靡然從之七十餘城復為齊有蓋天下之人皆無忠義之心苟其艱難之際有二為唱則聞風之人莫不從之在天室未祿山煽亂河北二十四郡莫不失守及真卿首唱忠義而諸郡由是多應然則唐室中興雖郭子儀李光弼之功而其實則真卿為之實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從兄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十五載安祿山僭號稱大燕皇帝○賊將史思明陷常山執顏杲卿送洛陽祿山數其反已有奏汝為判官起杲卿曰我為國討賊恨不斷汝何謂反也至太守之語○真源色屬令張巡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於雍立討賊○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河

賊入 出奔 父老 請留

宣旨 位傳

太子 尊上 皇

北節度使李光弼與賊將史思明戰大破之首復伏河北數郡副元帥哥舒復翰與賊戰大敗麾下蕃將大拔執翰降賊賊遂入關上出奔次于馬嵬在咸陽西將士飢疲皆憤怒殺楊國忠等及逼上縊殺貴妃然後父老道請留句上命太子慰撫之父老擁太子馬不復得行使皇孫入曰上上曰天也使喻太子曰汝勉之西北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力且宣旨欲傳位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官名杜鴻漸迎入靈武郡名請遵馬嵬之命謂宣旨命欲踐上乃許尊上為上皇天帝上在位四十五年改元者三曰先天開元天寶太子立是為肅宗皇帝

肅宗皇帝初名瑛余改名亨自忠主為太子二十二年而遇

上皇 遺冊 靈武 徵兵 於慶 安慶 祿山

祿山之亂至是即位京兆李泌秘又自幼以才敏聞上在東宮嘗與泌為布衣交遣使召之謁見現於靈武事無大小與之謀上皇至成都遣冊寶冊寶如靈武靈武遣使徵兵於回紇○招討節度使房瑄與賊戰于陳濤邪在成陽瑄用車戰大敗○至德二載安慶緒祿山殺祿山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昏至是不復見物又病疽躁暴欲以嬖妾子慶代慶緒為嗣慶緒使人弑之而自立祿山僭號僅一年餘○上至鳳翔有屬陝西回紇遣子葉攝讓將精兵四千人至旬天下兵馬都元帥廣平和屬河東王倣讀副元帥郭子儀蓋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發鳳翔至長安擊賊賊大潰大軍入西京長倣留鎮撫三日引軍東出至洛陽與回紇夾擊賊大敗遂復伏東京安慶緒走奏保鄴

回紇 至統 兵至 大軍 入西 京

睢陽

土皇 京西

○賊將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巡先守雍丘移軍寧陵歸屢破賊既而入睢陽與遠共守屢却賊食盡或飭棄城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賊必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救旬食茶紙旬○登陴盡讀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殺愛妾以食士四萬人僅餘四百終無叛者賊登城將士困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巨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也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被執南齊雲雷萬春皆等三十六人皆被殺林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之完廩可謂能致其身斯○上皇發蜀郡還西京○乾元元年是復改載命郭子儀等九節度海滑濮許救真鎮西北庭李嗣業郭崇李廣深河南崔光遠河東李光弼澤路王思礼討安慶緒○二年史思明引

史思明

李光

李輔

上皇 辟疾 成疾 史朝 義明

兵救慶緒九節度之兵潰于鄴思明殺慶緒還范陽僭號

仍稱大燕皇帝李光弼代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光弼號令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旗幟精明通鑑

皆變與史思明戰屢敗拜之○上元元年太僕卿李輔國

遷上皇於西內西內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多御

樓天子所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賜

以酒食嗣又嘗召將軍郭英又刈等上聲樓賜宴輔國言

上皇居興慶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上

數朝啓上遷之不許乘上不豫率眾劫上皇日以不

懌因不茹葷葷○禮韻曰辛辟穀寢以成疾○二年史朝

義思明殺史思明愛少子漸而惡朝義因其敗軍欲

斬之朝義使人駱射石殺思明而自立劉曰夫祿山思明

李光 淮鎮

夫豈不監○李光弼為太尉統八道行營即前九節度而

朔方節度故鎮臨淮今屬淮西○寶應元年郭子儀知諸

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屬陝西今定國即等軍副元帥屬

二十餘復入朔方○上皇崩於西內傳位後七年也壽七

十八○上寢疾聞上皇登遐天子轉漻遂崩在位七年

改元者四曰至德乾元上元寶應初張皇后與李輔國相

表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

久典禁兵陰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恐震驚上體不可輔

國聞其謀上崩殺后而後引太子立之是為代宗皇帝

代宗皇帝初名倣封廣平王為元帥定兩京洛陽封楚王

改成主已而為太子改名豫至是即位誅李輔國以雍

誅李

輔國

歸鎮 黨援

吐蕃 入寇

元者 流宦 振程

王造為天下，兵馬元帥，率諸將及回紇，援兵討史朝義，大敗拜之賊將。李懷仙斬朝義以降，以賊將張志忠鎮成德軍。常山魏為成德軍節度，賜姓名李寶臣。句薛嵩鎮相，去衛鎮恒趙深定易等州。今具布恩州。磁慈等州，已上六輝府刑順德府，治成州。今東博鎮，山東德屬山滄，屬河瀛，東即東田承嗣鎮魏，屬河東博鎮，與德屬山滄屬河瀛屬東即嗣等州。李懷仙鎮盧龍，營莫平，節度鎮幽州，朝廷厭苦兵革，苟莫望也，無事因而授之。諸鎮自為黨援，河朔也。敢抗朝命，始此地，付授叛將，後遂效戰，國脫解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謂廣德元年吐蕃入寇，上出奔陝州，吐蕃入長安，句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二年流宦者程元振，元振初附李輔國，輔國死，元振專權，自恣尤甚。句忌諸將，有大功者皆欲害之，吐蕃入元振掩蔽，不以時

僕固 懷恩 誘回 吐蕃 入寇

奏致上，狼狽中外，切齒。元振怒，至是流濠州。在西南夷○臨淮王李光弼卒，上之幸陝，光弼不至，上撫之加厚，素與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麾下諸大將不復尊畏，光弼愧恨成疾而死。○永泰元年，李平盧將李懷玉逐節度使，侯希而自知留後，懷玉自掌，詔因而授之。因使懷玉為平盧節度使，使後凡領詔，因以領鎮。皆做此賜名正已。純○叛將僕固懷恩為朔方節度使，曾與李光弼復東京，平河，吐蕃功，驕誘回紇吐蕃入寇，召郭子儀屯涇陽，安西懷恩道死，一虜回紇爭長，張上不睦，子儀遣人牙將李說回紇，欲共擊吐蕃，先是懷恩欺回紇謂子儀已死，使去，同至回紇，不信，曰：郭公在，可得見乎？使還報，回紇大驚，藥葛羅帥執弓矢立陣前，子儀兌宵，亮鑿

將李懷州
仙李懷州
朝者誅宦
朝者魚宦

釋甲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
執手與之語取酒相與誓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句諸軍
與回紇共追大破之通鑑子儀說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
結怨仇背恩德助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今公亦捐館天下無
尊羅曰懷恩與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今公亦捐館天下無
王是以敢來吾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幽州龍節
為公盡力以謝適遂與師眾攻吐蕃大破之○幽州龍節
度席李懷將朱希彩殺李懷仙詔因以希彩領鎮○曆五
仙所鎮年誅宦者魚朝恩朝恩在肅宗時嘗為觀軍容使軍容
之名始此九節度相州之敗讀其時也事在肅宗至廣德
初為天下觀軍容宜慰處并置使專總禁兵勢傾朝野大
曆初判國子監外座講席○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曆初判國子監外座講席○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用非其人以譏宰相王璠怒元
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也
載字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朝政有不預
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憚載乘階

盧龍
將朱希
彩
楊綰
清儉

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憚載乘階
卷其專恣不軌遂誅之○七年盧龍將李懷瓌殺朱希彩
而以朱泚上領鎮詔因授之九案通鑑十年朱泚以弟滔領
鎮而入朝○十二年有告元載圖不軌者案問賜死籍其
家胡椒朱羊性溫狀如鼠李生西至八百斛斛他物稱
去是○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綰素清儉制下郭子儀方
宴減坐中聲樂五分去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去甚盛即
日省上之止存十騎范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靡草也楊綰
况人君正己以先海內乎是以先主必正其心脩其身而
天下自治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
一正君而國定綰相三月而卒上痛悼之曰天乎不欲朕
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十四年甲承嗣卒姪悅代
之○淮西將李希烈逐節度使李忠詔因以鎮授希烈○

朱此
大秦

奉天
李懷

光赴
難破

三武
俊等
謝表
罪

李希
大楚
上奔
梁州

李晟
克復
長安

車駕
還長
安真
顏真
卿為
李希
烈所
殺

馬燧
平河
中李

即安原州屬鞏昌等道兵救之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
 定却原今鎮原州等道兵救之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
 過京師犒餉也。師惟犒關入。食嗣菜餼眾怒作亂入
 城上出奔亂兵奉太尉朱泚為主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泚
 不克泚召眾議稱帝秀實唾其面大罵以笏擊泚額血濺
 地泚殺之泚遂僭號大秦皇帝先是有術士桑道茂言數
 年後有離宮之厄奉天今屬陝西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
 以備非常上從之至是遂奔奉天泚犯奉天李晟盛率兵
 赴援院渾姓也擊泚破之奉天圍解李懷光赴難亦
 破泚兵句至奉天欲入白盧杞之姦杞隔之不得入見現
 而行上上表暴杞惡眾論亦喧騰各杞上不得已遠貶之
 州馬○興元元年大赦陸贄勸上罪已已以謝天下奉
 天所下書詔驕悍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王武俊田悅

李納上上表謝罪是年王武俊俊○李希烈僭號大楚皇帝
 ○置瓊林大盈庫以野諸道於行宮在奉陸贄諫去上其
 榜木片題○李懷光反不得見上故反上奔梁州○魏博
 田緒姓悅殺田悅自領軍府○李晟克復伏長安朱泚走其
 將深庭斬之以降晟露布直書克復之事於帛建於至行
 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上覽
 之泣曰天生李晟以為去声社稷非為朕也○車駕還
 長安○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先是真卿為盧杞所陷遣
 奉使希烈所句人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至賊中留之將
 斃下二歲不屈竟為賊所縊○貞元元年盧杞量良也移
 將再入而卒案杞先貶新州司馬至是遇赦後吉州長史
 為高州別駕而卒○幽州朱滔卒○馬燧及諸軍平河中

懷光
盜死

府屬山西李懷光盜死○二年淮西將陳仙奇殺李希烈
以降吳少誠殺仙奇朝廷因以少誠領鎮○三年張延賞
同平章事先是吐蕃尚結贊據蓋州屬夏州李晟嘗破其
一堡保也渾瑊馬燧各舉兵臨之懼而請和卑辭厚禮求
於馬燧燧信而請於朝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延賞與
晟有隙數朔言和便遣渾瑊與吐蕃盟於平涼吐蕃劫盟
城走兇吐蕃畏晟燧城句曰去上此三人則唐可圖也於
是離間晟句因燧以之盟欲執瑊以賣燧執燧以來盟而
罪使併得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瑊而止○李泌同平
章事上與泌從從平容論即位以來宰相入言盧杞姦邪朕
殊不覺泌曰此乃所以為姦邪也倘覺之豈有建中奔奉
年之亂乎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去世所輕為

吐蕃
劫盟

陸贄
忠賢

陽城
下書考

相殊三歲而卒○八年陸贄同平章事○九年大尉中書
令西平忠武主李晟卒○十年陸贄罷坐論裴延齡姦邪
客十一年貶贄忠州別駕贄自奉天以來宣力最多隨事
論諫論平切也切百奏帝追仇盡言以前直諫又被譖故
貶句初夏縣屬解州陽城城名以處士徵為諫議大夫皆想
望風采在職七年而不諫韓愈作爭諍臣論說之至是判
度堂支裴延齡譖贄屬上十城率諸諫官守闕論延齡姦
佞贄无罪時朝朝夕且相延齡城曰脫倘若也以延齡為
相當取白麻寫詔救紙○儒林傳蔡倫壞怪之慟哭於庭
遂沮切呂城左遷國子司業官掌副貳祭後又貶道州屬
南刺史治下同民如治家自書其考曰撫字心勞字愛也
姓催科政拙考下下其考實也謂若考實○十四年淮西

談吳少

吳少誠叛○二十一年上崩在位二十七年即位元改元者三曰建中興元貞元初政清明者二歲而盧杞用矣叛亂相繼末年姑息而已胡曰德宗有斷四海之勢而鋒銳方為氣所動也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己衆人喜怒在己而不在物惟喜怒在物故魯十太相以其賢也流四凶以其罪也若持衡若懸鏡若用尺度輕重妍媸長短我無與焉是以其德竹其威立而天下服唯喜怒在己故忠賢者則惡之忌之疎之出之踴躍者則畏之下之撫之縶之若疲將之悍馬若慈母之驕子若守門之大盜動靜欲惡死生我不能自立焉是以其德不流其威不肅而天下玩侮之矣暴其氣而氣衰矣志不為王故富剛而柔宜快而勇奮然而折乃不當斷者也揚然而懼乃不當懼者太子立是為順宗皇帝

順宗皇帝名誦方為太子時有善書者王伾不善棋者王

叔文俱出入娼侍因言某可相某可將幸異自用之密結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

韓擘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交日與游處韓擘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交日與游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倪者莊子注端倪也德宗崩太子即位先是有風疾失音五閱月矣伾叔文等用事○追陸贄陽城赴京未至卒○上在位改元曰永貞僅八月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太子是為憲宗章武皇帝

憲宗皇帝名純年二十八為太子監國尋即位敗王伾王

叔文敗伾開州司馬伾病死叔文賜死其黨皆遠敗韓州刺史韓擘饒州刺史柳宗元郡州刺史劉禹錫連○元

和元年西川蜀郡節度副使劉闢反同平章事杜黃裳

薦高崇文討之○夏州留後楊惠琳拒朝命詔討之為去兵馬使姓名詳所斬○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

○二年鎮海鎮海節度使李錡奇反詔討之兵馬使

王伾用

王伾文

劉闢反 高崇文擒 命琳拒 楊惠 劉闢反

沙陀
來降

李藩
批敕

其下張子良李執錡送京師斬之○三年沙陀朱邪耶盡
奉仙田少卿等執錡送京師斬之○三年沙陀朱邪耶盡
忠○一說沙陀大磧也在金沙山南蒲類海東與其子執
宜來降沙陀勁勇冠貫諸胡吐蕃每戰以為前鋒後疑其
貳於回鶻鷲入本作鷲德宗時請改日義欲遷之河外懼而
畝唐句置之靈州用以征討皆捷○自杜黃裳以後相繼
為相者武元衡李吉甫裴垪李藩李絳皆賢相垪嘗為
李吉甫疏去人才三十餘數月用盡翕然稱為得人垪器
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藩嘗為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
批之直於黃紙後更請更庚連素紙謂別用白紙書藩曰
如此則狀也何名批敕垪薦之為相知無不言絳梗直
吉甫善逢迎君意未萌而先絳每與爭論於上前上多直
絳以絳言時在朝如崔群白居易異等皆謹謹也直直元

賜弘
正弘
元濟
東

和之世朝廷清明以此○七年魏博兵馬使田興請更奉
貢初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其子懷諫幼弱軍政決於家
大使守朝廷法令甲版籍請官吏然後可衆曰諾詔以為節度使遣裴度宣慰賜
錢百五十萬緡搞其軍六州魏博節度所屬州名未詳百姓皆給復福
一年軍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鄆鄆州屬山諸鎮使者
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強者果何益乎賜與名
弘正○初彰義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死弟少陽自領軍
府少陽陰養亡命逃亡少陽死子元濟自領軍府兵侵
掠及東畿畿之東詔發十六道登臨所載兵討之平盧節度使李師道
慶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十一道道所云詳見韓文平淮西碑兵討之平盧節度使李師道
請赦元濟不許裴度宣慰淮西行營還言淮西可決取上
悉以兵事委同平章事武元衡師道素養刺次客姦人客

李愬
入夜
元清
外宅

近佛
京帥

請密往刺元衡則佗相必爭勸天子罷兵矣元衡入朝賊
暗射石殺之又擊度傷首上怒討賊愈急以度同平章事
上曰吾倚度一人足被賊命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
慰招討使督諸軍進討唐州鄧州鄧州節度使李愬
先擒賊將丁士良吳秀琳李祐釋而用之用祐計雪夜七
十里引兵入蔡州屬河南城擊鵝鴨池混軍聲鷄鳴入據
元濟之外宅元濟登牙城因者軍行有牙尊者所居衛者即衛
賊拒戰已而就擒檻送京師斬之自叛及誅凡用兵二歲
時元和十二年也淮西既平上浸驕後先是二歲已用李
逢吉同平章事至十三年又用度入堂支使皇甫鏐傳鹽鐵
使程异進羨餘之賦外有寵並同平章事朝野駭愕元和之
政非矣○十四年迎鳳翔法門寺塔佛指骨至京師留禁

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計惟恐不及侍郎
韓愈上表極諫乞以投之水火上大怒貶潮州屬廣刺
史案愈表其畧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來禹湯
文武皆尊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
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
事佛漸謹年代愈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
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及
禍由此觀之不足信矣如其身在奉命來朝陛下容接不
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不令感眾况
其身死枯朽之骨豈宜入宮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奉其
罪臣實耻之通鑑曰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
是非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禍高者論唯空有
獨愈惡其蠹財惑衆九辨之其言多端激大過惟送文暢
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悅而啄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
懼物之為己害也蜀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平
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所自邪○平
盧將節度使田弘正下執斬李師道○裴度罷皇甫鏐之
黨陰拏之詔度以平○十五年上暴崩上服金丹多躁左
右獲罪有死者句人人自危句宦者陳弘志赫逆句其黨

李愬

諱之但言藥發在位十六年即位二改元者一曰元和太子立是為穆宗皇帝

穆宗皇帝名恒即位改元曰長慶四年崩太子立是為敬宗皇帝

李德裕六丹

敬宗皇帝名湛徒威切即位荒淫嬖倖用事○李德裕獻丹

宸於豈切○戶牖間也亦曰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二曰

正服以諷服三曰罷獻以諷求四曰納誨以諷諭五曰辨

邪以諷信六曰防微以諷戒○上遊戲無度性復褊上急

官官動遭捶撻皆怨夜獵還宮酒酣為去宦者劉克明所

弑在位三年即位二改元者一曰寶曆江主立是為文宗皇帝

劉蕡

文宗皇帝名涵穆宗子敬宗也為去宦者王守澄所立後

改名昇太和二年親策也制舉人曰唐取士有三由州縣者曰舉

貢齊升於有司而並選之其天子宦者益橫去建置天子

在其掌握權出入主之右無人敢言句賢良方正劉蕡

贊時應賢良對策極言之其策男曰陛下將社稷之漸

方正之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輔相得以專其任庶我得以守其官奈何以棄遠捨大政臣忠節

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閣寺持廢立之

權先君不得立其終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

陰邪之路屏棄狎之臣制侵陵近齊之心復門戶掃除之

役則可以奉典護承不緒矣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

言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民之困豈忍姑息時忌

言一命之寵裁○范曰宦官曾制天子自宰相以下莫敢

豈不愧哉考官皆歎服而不敢取中聲第者裴休李邵

合杜牧崔慎由等二十二人皆除官句物論去聲○豎數

然稱屈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顏厚去聲○豎數

上赴疏乞回所授官於蕡句不報○太和五年上與同平

上赴疏乞回所授官於蕡句不報○太和五年上與同平

上赴疏乞回所授官於蕡句不報○太和五年上與同平

上占
李訓
善謀
官

章事宋申錫謀誅宦官不克申錫貶死初文宗與申錫謀誅宦官而以京兆尹王璠世其謀王守澄等知之令人誣告申錫謀廢立上信之遂貶申錫開州司馬竟卒於貶所 ○九年上與李訓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注本宦者王守澄所引訓本名仲言又為法注所引得見守澄守澄薦於上侷儻尚氣有文辭口辯多權數上悅之訓注揣知上意數相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謀大事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已紀任訓既與注勢位俱盛頗忌注託以中外協勢出注鎮鳳翔進擢宦者仇士良以分王守澄之權訓同平章事請除守澄遣中使李好鳩殺之注始與訓謀至鎮鳳翔遣壯士數百人護守澄葬仍請令去內臣盡送然後殺之無遺類訓心以為如此則功專歸注乃謀先發令人韓泰吾廳事後石榴木名實有并露宰相帥率下百官拜賀後

天下
決北

勸上往觀上令宰相先往視訓陽與伴言非真上顧仇士良帥諸宦官往視士良等既至見風吹幕起執兵者無數驚走告變有變生訓呼去金吾衛士等上上殿僅擊死傷宦者十餘人知事不濟而走士良等命神策兵德宗時分策兵殺金吾吏卒執宰相王涯且賈餗舒元興等誣以謀反腰斬之訓之謀惟元興知之他相實不知也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宦官宰相行文書而已李訓為去人所殺傳也首案是時准等既死訓奔鄭注亦為鳳翔監軍官者張仲所殺 ○開成三年司徒中書令晉公司徒中書裴度卒度自憲宗時罷相後無意世事治平園地有綠野堂子午橋並在等別墅之勝與詩人觴詠自娛穆宗敬宗時皆嘗一入輔政至上之世亦嘗平章軍國重事與時

裴度
威望
遠達
四夷

浮沈而已然四朝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將相威望遠達四夷見
唐使輒問度安否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
年○五年上崩上即位之初勵精求治去聲奢從儉中外
翕然謂太平可冀然制於宦寺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竟
不能為有為嘗問宰相何時太平牛僧孺答以太平無象末
年嘗問近臣周鼎朕何如周赧漢獻對者慨然上曰赧獻
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謂宦官殆不如也在位十五年即
二年改元者二曰太和開成弟穎王立是為武宗皇帝
武宗皇帝名瀍穆宗子也文宗嘗立敬宗子成美為太子
臨崩欲以成美監國宦者仇七以為去聲立不由已紀廢之
而立瀍為太弟遂殺成美而即位後改名炎以李德裕同
平章事德裕在穆宗初為學士以李宗閔者嘗對制策議

切其父吉甫憲宗元和三年初試賢良方正宗閔瀾議
路指陳時政無所避吉甫時居指位惡之
於帝且言翰林覆策無所異同父之不調遂與為定恨之構賊宗閔穆宗長慶元
年錢徽與貢
宗閔時為中書舍人而詔所親於徽德裕遂自徽
於于取士帝乃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自是
各分朋黨更庚相排軋晏入○者垂四十年在文宗時德
裕為侍郎裴度薦其可為相宗閔有宦官之助遂相宗閔
先將
相惡德裕逼已紀而出之出為鄂澤且引牛僧孺並相相
與排擯德裕之黨尋以德裕鎮西川德裕作籌邊樓在成都
州
治蜀地形南入南詔南夷在西達吐蕃日召老於電旅
習邊事者訪問以除易異遠近皆若身歷句練士卒葺
堡障以備邊吐蕃將悉怛丹謀以維州屬西川來降維州
本漢地入兵之路吐蕃得之號為無憂城德裕極以得此
州為便牛僧孺以為去聲不可納句以城併叛將歸僧孺在

中用事欲沮德裕功故返吐蕃誅之境上極慘酷牛李之
 維州及悉怛謀於吐蕃通鑑西川監軍王曦言入知樞密
 怨自是愈深僧孺尋罷言縛送悉怛謀以伏虜絕來降
 非計也文宗悔之在僧孺失策德裕入相宗閔亦罷德裕
 僧孺內不自安表請罷相從之德裕入相宗閔亦罷
 入謝文宗曰卿知朝廷有朋黨乎曰中朝半為黨人文宗
 曰衆以給事中楊真卿為黨魁德裕因請出為刺史文宗
 然之宗閔曰德裕居外知黨不如此臣之詳真卿日見賓客
 於第世号行中書故臣未嘗與美官德裕贊之曰給事中
 非美官而何宗閔沮不得對宗閔再相德裕又罷李訓鄭
 疾德裕共嘗知之復一黨互相擠排也授文宗每歎曰

去上声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德裕連被貶黜及上立
 召德裕相之德裕言於上曰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
 正人為邪在入主辨之上嘉納德裕追論維州事句悉怛
 謀加褒贈詔遣相謀昭義節度昭義節度昭義節度使劉從諫
 卒至鎮自領軍府德裕謂澤潞路澤潞路西路即上黨郡事體與

河朔三鎮成德節度王元逵魏博節度不同河朔習亂已

久累赴朝置之度外澤潞近在心腹若又因而授之威令
 不復行於諸鎮矣上問何以制之曰鎮所恃者三鎮但得

鎮魏鎮謂成德節度不與之同積無能為也遣重臣諭鎮

魏討之句詔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去子孫之

謀使存輔車之勢輔車輔詩傳曰輔車也鎮魏悚息聽命二

鎮兵與朝廷所遣行營將王宰石雄各進討句河東都將

楊弁作亂逐節度使姓各遣中使馬元實曉諭且覘之元

實受賂還於衆中太言相公須早與之節自牙門至柳子

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申若之何取之德裕詰之辭屈恭微

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出戍者聞朝

廷令去客軍取太原恐毒弩被屠乃歸擒弁送京師斬之

史略五

三十八

削士良仇

殿尼寺 俗勒借佛

未幾如劉植勢窮蹙潞人諷殺植以降澤潞平加德裕本尉衛國公貶牛僧孺為循州屬廣長史流李宗閱於封州屬廣東○文宗時列從諫入朝僧孺宗閱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總去以成其患至是既平德裕乃言於上而黜之○削宦者仇士良官爵籍沒其家先是士良致仕其黨送歸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美娛之使無暇及他事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毀天下佛寺僧尼勒歸俗○會昌六年上崩在位七年即位元年改元者一日會昌光主立是為宣宗皇帝

宣宗皇帝名怡憲宗子也幼號不慧太和文宗後益自號

匿文宗好誘其言以為癸武宗豪邁尤不禮之名為光叔

武宗疾篤子幼宦官馬元定策禁中詔立怡為皇太叔

李德裕罷

唐名德裕字弘權勾當軍國事裁決咸當理人始知其有隱德焉尋即位○李德裕罷政日久僧孺宗閱等北遷自循

州遷衡州長史宗閱自封德裕三貶初貶東都留守再貶

州遷柳州司馬故曰北遷潮州司馬自潮州貶

崖至崖州今瓊州司戶以死○令去狐緇挑同平章事先

是絢為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絢使讀之又書

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嘗與學士畢誠咸論

邊事誠具陳方畧上悅曰不意頗牧廉頗在吾禁中即用

為邊帥果稱去其任通除誠為節節上聰察強平記

嘗密令平學士韋澳郁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

一書號曰處林分去語刺史有入謝而出者鄧州刺史曰

上處分本州事驚人建州屬福建今刺史干延入辭上問

建州去京師幾何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朕皆知之

韋澳分

上朝臨
視可威
仰不威

南司水
如北火

浙東
賊起
備亂

勿謂遠此階前則萬里也
謂天下州郡政俗異同備在方策開卷一覽無所不及故
曰階前令狐綯奏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人綯曰詩人托此高興去声物與詞未必實然嘗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面察綯嘗徙故人為隣州便道之官上問之曰詔命既行直廢格各止也史記義縱傳廢格沮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左事注謂廢格詔書沮成事也
寒綯汗透重衾上臨朝對群臣未嘗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威嚴不可仰視參事畢忽怡然閑語一刻許句徐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常恐卿輩負朕背恩忘不得再相見綯嘗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殿名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嘗召學士韋澳屏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持

首曰全朱全朱尚畏之在又嘗與綯謀盡誅宦官恐濫及無辜綯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缺勿補自然消耗至盡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去鳥南北司如水火謂其而不相生也○大中十三年上崩在位十四年即位元改元者一長子立是為懿宗皇帝

懿宗皇帝初名溫封郾主以無寵不得為太子宣宗崩宦者王宗立之更庚名灌催○浙東賊裘姓也本姓仇甫起聲振中原觀察使王式討斬之○九年徐州賊龐勛起先是南詔稱大理皇帝舉兵入寇陷播南州在邕州屬交趾屬徐泗州屬淮西兵戍桂州屬廣西今過期不代遂作亂勛為糧料判官戍卒推平以為主擁兵北還所過剽掠至徐州因殺節度使霍彥陷諸郡招討使康承訓擊之以沙陀

死勦敗

朱邾赤心畫忠係執為前鋒勦敗死賜赤心姓名李國昌為大同軍今為府屬節度使尋又為振武節度使代州為節度○咸通十四年上崩在位十五年即位二十一年改元改元者一子普立是為僖宗皇帝

僖宗皇帝名儇平懿宗少子也年十三為去宦官劉文所

立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水旱不以實聞百姓流殍死日殍餓無所控也訴所在相聚為盜濮

王芝起仙
黃巢應之

州屬山人王仙芝起通鑑聚眾數千起於長垣曹州屬山寬句縣名人黃巢應之巢善騎射喜任俠嘗舉進士不第與仙芝共販

翻去○賤買私益至是聚眾攻剽州縣窮民歸之數月數萬數月之間仙芝攻陷汝河南鄭唐鄧寇鄂州屬湖廣即

陷安州屬四冠荆南與相討曾元裕戰於申州屬河南今而大敗又大敗於黃梅屬州屬斬之黃巢陷鄆沂屬山東即

郡琅琊掠宋州屬河南汴今汴梁府南渡陷洪即豫慶今州吉今吉安府饒信屬江西寇宣州入浙東為去鎮海節度使

高駢便所破遂趨廣南陷廣州出潭州屬湖廣即北渡向襄陽敗於荆門復引而南陷宣州自采石渡江已而渡淮

黃巢
大齊
皇帝

陷申州入潁州屬河南宋徐兗之境陷東都引而西入潼關入長安上出奔蜀巢僭號大齊皇帝諸道發兵赴援先是沙陀李國昌之子克用為兵馬使戍蔚屬北大同軍諸

將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乃英雄功名富貴之秋李振武李國昌府為名聞天下其子克勇

冠貫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遣入潛詣蔚州說克用克用趨雲州屬北取之河東招義討之而大敗克用

寇忻州西代逼晉陽已而大為去声盧龍兵所破蔚朔兵亦討敗拜其父國昌父子亡走達且五代史作達且相自秦欲別種各

之曰鴉軍至矣軍中号克用為季鴉也連破賊復伏長安巢

焚宮室而遁至蔡州節度秦宗權降之宗權降於黃巢巢趨汴州

克用等追擊大破之未幾如賊黨林言斬巢以降○克用

之至汴州也朱全忠襲之全忠者巢將朱温也先為巢所遣攻陷同州屬陝西華去声○州尋以華州降賜名全忠

為宣武節度使宣武節度館克用甚恭克用乘酒頗侵之全忠不平發兵圍驛上原驛在汴州城內攻之克用醉左右以水沃其面告之克用乃張弓起而走會大雷雨晦冥杖醉乘電光總懸而下城出汴人扼扼也橋從者力戰得度

克用還晉陽治評甲兵表乞討全忠詔和解之不聽○上發成都還長安○秦宗權僭號上之奔蜀也宦者田令孜效實挾之自以為功權自已紀出河中王重榮節度

前作亂自立自專安邑令孜遣朱玫節度使等攻之重榮求救於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全忠上言玫等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句引兵赴河中京師震恐令孜劫

上奔鳳翔朱玫追逼不及立肅宗玄孫襄王煚為帝玫將王行瑜斬玫煚奔河中王重榮斬首送行在上還長安

上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五曰乾符廣明中和光啓文德日與宦官相處而已天下大亂盜賊蠭起豪傑因起其間互相吞噬朝廷不能制上崩壽王立是為昭宗皇帝

昭宗皇帝名傑僖宗之弟也僖宗大漸荃蹄云宦者觀軍

李用破賊長安

朱全忠襲克用

克用出城

上還長安

王重榮亂

上奔鳳翔

上還長安

豪傑相吞噬

昭宗
復之
志

董昌

李克用
晉
董昌
伏誅

恭揚復立之為大弟遂即位後更庚名曄案信宗臨崩遺制
元龍紀復帝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
日卑有板復伏前烈之志踐祚之始中外忻忻焉然而內
制於宦寺外有強鎮初志竟不遂贊曰唐自穆宗以來八
君然則唐之衰亡豈止方鎮之患哉蓋朝廷天下之本也
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
其可正天下○越州屬浙東董昌僭號昌先據杭州錢鏐
留為兵馬使朝廷命昌帥去浙東鏐領杭州至是昌稱帝
於越詔鏐討之○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三
鎮舉兵犯閔殺宰相李勣謀廢立聞李克用來討乃去
克用攻邠州斬行瑜將移兵岐岐陽華貴近恐沙陀
太盛止之克用自隴西郡王進爵晉王引兵還晉陽○錢
鏐克越州董昌伏誅○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懼

劉季述
於
院

朱全忠
忠
置
廢
中

乏事朝廷甚恭克用去二鎮復驕慢茂貞舉兵犯闕上出
奔華州克用遣遣援救又聞朱全忠營洛陽迎駕茂貞與
建皆懼奉上還長安先是嘗令去諸主將兵巡警受欲使
出四方撫慰藩鎮南北司用事者恐其不利於已紀交諫
以為不可上不得已罷之上在華時宦官劉季述圍殺諸
王十一人通儀韓陳單延用彭至是季述幽上於少陽院在東
而立太子裕同平章事崔胤說神策將指非使討季述
上復伏位宦官謀去胤胤時朱全忠有挾天子令諸侯之
意胤以書召之全忠舉兵來宦者韓全誨等劫上如鳳翔
全忠圍之李茂貞遂殺全誨等奉上還長安全忠以兵驅
宦官盡殺之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存黃衣幼弱三
十人備洒掃宦官自文宗已後廢置在其掌握至有定策

古本立

國老閉生天子之號以其有策立天子之功故稱曰老視天子如武官之視所取人故曰門生
及是大被誅殺司馬溫公曰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
可無也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使有威福耳東漢之衰官
者最各驕橫未有如唐世也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也本
宗監前世之弊深抑宦官明皇始墮舊章使高力士首決
章奏進退將相自此熾矣及中京板蕩肅宗以兵李輔國
庸吏為叛亂德宗初立宦官稍絕而返忘諸將以竇文場
霍仙鳴為中尉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其後
文武宣懿僭服六帝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橫根深蒂固
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然則宦者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
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為國家者防微
慎其始哉全忠由東平主進爵梁主遷汴○全忠威震天
下有篡奪之志胤懼為去之備全忠表請除胤密使其黨
殺之遂請上遷都東京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上謂侍臣
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句朕今
漂泊不知竟落何所泣下沾巾上至洛陽李茂貞等移檄

全忠進爵梁王

全忠請遷上都

全忠為相加錫九

以興復伏下為辭全忠將兼西討以上有英氣恐生變遣
人李入洛弒之○上自即位非不夢想賢豪卒不用之嘗
有朝士鄭紫啓好恢諧多為歇後詩作詩為歇後嘲時事
上意其有所蘊手注班簿以為相堂吏走告不信已而賀
客至紫搔首曰歇後鄭五行紫作宰相時事可知矣○上在
位十七年即位元年改元者七曰龍紀太順景福乾寧光化
天復天祐子立是為哀皇帝景宗
哀皇帝初名祚昭宗有廢太子裕已壯全忠惡之祚以幼
得立更庚名祝全忠殺裕等九人名皆昭宗子全忠為
相國加九錫帝在位仍稱天祐不四年禪于梁尋被弒唐
自高祖至是二十世凡二百九十年司馬溫公曰高祖承
遂降李密係建德禽世克艾以周翦黑闥夷肅銜六年之
中海內咸服何成功之速也蓋以太宗之為子也太宗文

武之才高，出前古極。民水火之中，措之衽席之上，使突厥之渠，繫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為州縣。三代以迄，未之有也。高宗沈溺，寔安仁而不武。使天后劔喪唐室，屠害宗支，中宗久羅憂，處備寧，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檢糞土之當安，可朽也。睿宗監前世之禍，立嗣以功，可與權矣。明皇再清，內難四夷，宿服浸淫，乎貞觀之風矣。及天室以降，自以治定，無有後，承志欲既滿，役心乃生。一旦變生，所恐兵起，邊隅乘輿播遷，干戈不戢，夫肅宗以國元子，收兵靈武，反施而東，不失舊物。代宗前除凶醜，使河南北復為唐，臣其功昔不授矣。然此兩君，武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獨理，不思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盜賊據州郡者，因為之牧守，士卒殺主帥者，因授之旌鉞，使強暴縱橫，下陵上替，唐之紀綱不可復振。肅宗之為也，德宗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淺闇，親信多非其人。幸措不由其道，故開外之兵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困辱奉天，播汗山南，尚賴陸贄、渾成盡心輸力，故能誅夷元惡，遷奉宗社。建其晚節，偷懦之政甚矣。順宗不華，嬰疾委政，冢嗣賢矣。憲宗聰明果決，選任忠良，於是天下之盜納質效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曰即然也。惜其急於防微，變生肘腋，穆宗授任非材，為謀不臧，自貽顛覆。文宗受制家臣，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不足稱也。武宗英敏特達，享國日淺，功業未究，惜其宗盡心民事，精勤治道，未諸漢世，其孝宣之流，致懿宗驕奢，戕虐民怨，神怒李氏之亡於茲矣。英皇自至德以來，近自用權滿臣，跋扈聲，如羸病之人，藥粥養之，猶恐不濟。又

五代

立齋先生標題解註音釋十八史畧卷之五

况飲之毒酒，其能存我及德胎嗣，在天祿已去，民心已離，漂泊幽辱，寄命諸侯，雖救之，其將能乎。



初名編姓朱氏，礪山，魏州人。宋五經，立齋先生標題解註音釋十八史畧卷之五。被之子也。以無賴從黃巢為盜，降唐賜名，全忠初鎮汴，攻併徐州、兗州、鄆州，攻河東諸郡，用兵華北。李克用交兵，向舉收河東，助驅驅，用兵華北。東降，青州南，取荆襄，關河南，橫行諸鎮間，劫遷。於洛，遂集唐更，名是封其兄全忠，為王守。義太平，護國節度使，作負友，沙才，作涉，厚家。二百全。

武之才高，出前古極。民水火之中，措之衽席之上，使突厥

立齋先生懋猷補詩音釋十八史畧卷之五

以日編聖師... 其辭論平



立齋先生標題解註釋文十八史畧卷之六

五代



番陽 松嶋 王逢 點校

梁世號後梁後唐 晉漢周皆做此

梁太祖皇帝初名温姓朱氏碭山宋州人朱五經名誠蓋

故云之子也少無賴從黃巢為盜降唐賜名全忠初鎮汴

節度武攻併徐州兗州鄆州句攻河北河東諸郡句屢與

李克用交兵句尋取河中晉州隰州絳州句用兵華去聲岐

東降方項青州南取荆襄州屬河南橫行諸鎮間劫遷唐都

於洛遂篡唐更庚名是封其兄全昱為王嘗罵之曰朱三

行太祖汝作天子邪汝從黃巢作賊王子用汝為四鎮節度

使先唐以全忠為宣武宣何負於汝奈何滅唐家二百年

以馬殷為楚王
蜀王稱建帝
晉王李克用

社稷自為帝王行當族滅矣是時李克用王去声下王岐

皆晉李茂貞王岐茂貞本姓宋名文通為博野軍茂貞

此僖宗賜姓名拜鳳翔節度使昭宗時封為岐王揚行密為吳王王淮南唐傳宗

景福元年為淮南節度招撫流散行密已卒子渥代之

王建王蜀建許州舞陽人唐僖宗初陳欽瑄節制西川甲

以兵攻成都殺欽瑄令致昭宗錢鏐王兩浙浙東王潮據

閩今福建已卒弟審知代之審知光州固始人唐末黃

封閩王馬殷據湖南殷許州鄆陵人唐貞觀中拜武安

劉隱據廣焉梁其為南海王卒其後襲位盡有嶺表之地

廣州皆自唐末以來割據諸州○梁主以馬殷為楚王

蜀主王建稱帝○晉王李克用卒初克用有養子曰存

孝最驍勇有功養子存信疾而讚之存孝懼禍而叛克用

討獲囚歸惜其才意臨刑必有為去声下之請者諸將疾

其能竟無一人言遂死又有薛阿讀作檀亦勇密與存孝

通恐事泄自殺自是克用兵勢寢弱唐末數朔為汴人所

攻句失數州汴兵直抵晉陽城下克用登城備禦不遑寢

食後汴兵再圍晉陽以疫疾也還克用幾欲走會汴

兵去而止克用不能與汴人爭者累上年悒悒憂以至

于卒子存勗立時梁兵侵晉圍潞州晉李嗣昭閉城固守

踰年梁築夾寨柵去堅守之存勗與諸將謀曰朱溫所

憚者先王後此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必有驕怠之心

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

失也帥率兵發晉陽伏三垂岡在潞州下且乘大霧直抵

夾寨填塹鼓譟而入梁兵大潰遂解路圍○淮南將張顥

梁兵

大潰

司馬 國稱 漢宗 蜀主 立王 吳越 以錢 吳越 王越

晉王 伐梁

少子阿保機為主并奚見前唐紀渤海在遼諸國始建元立
不復受代國人謂之天皇王○廣州劉巖稱越王已而
稱帝改國號曰漢后與後又更庚名龔○吳徐溫徙治平
昇州以徐知誥入輔吳政○蜀主王建殂子宗衍立○吳
王楊隆演卒弟溥普立○梁以錢鏐為吳越國王○晉與
梁連歲交兵梁魏州屬魏郡降于晉晉主入魏拔德州屬
東郡平澶州屬河東梁劉鄩尋襲晉陽不克而還攻鎮
定營鎮州王外直營晉師敗拜下之鄩攻魏州晉主又敗
之梁又遣兵襲晉陽晉人擊卻之晉克衛屬河東今磁洛
相許邢滄貝州掠濮鄆梁人決河以限晉主攻拔其四
寨已而大舉伐梁戰于胡柳在晉周德威敗死晉主收
兵復戰大破梁軍晉築德勝南北兩城所在亦詳梁攻之不

晉王 即位 唐國

克梁招討王瓚梅為去晉所敗詳梁河中降晉鎮州將紇
趙主王鎔晉主討平之先是吳蜀屢書勸晉主稱帝晉王
自謂先王有遺言當務復伏唐社稷既而得傳國寶於魏
州初僧傳真得之以為常王持璽之或識將佐皆賀勸進
不已遂即帝位於魏國號唐遣李嗣源襲取梁鄆州梁以
王彥章為招討唐主戒德勝守者曰王鐵槍時彥章勇
決謹之彥章果拔南城勝南德進拔諸寨至楊劉詳所在
力攻不克而退梁遣彥章攻鄆唐主救之梁敗彥章死唐
以嗣源為前鋒五白八大梁梁主猶慮諸兄弟乘危謀亂
盡殺之尋命其下皇甫殺已紀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二曰
貞明龍德梁自太祖稱帝至是二世一十七年而亡司馬
曰大祖始以黃巢降將東旋宣武逞其詐力畜食諸夏並
廣兵強威權日熾至欲無厭遂遷唐祚滿唐不後禍自內

興不得其死宜矣均王膏梁之子材
不過入以與莊宗為敵能無亡乎

唐

唐莊宗皇帝名存勗沙陀人也本姓朱邠五代史云東狄無姓朱邠部族

之号後先世立功賜姓李唐懿宗時帝祖朱邠赤心為招討使康承訓前鋒擊滅屠勗賜

姓李名父克用國昌有勇略一目微眦號獨眼龍為唐

平黃巢立大功王平于晉與朱氏為仇暮年頗為去声所

蹙憂形於色存勗幼進言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極

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本人當遵養時與以待其衰奈

何輕為沮喪使群下失望乎克用說悅臨終立為嗣謂其

下王弟克寧監軍張承業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年

十七嗣晉王位即舉兵破梁解潞圍自是連勝梁祖歎曰

生子當如李亞子存勗小名吾兒豚犬耳存勗東併幽州北卻

契丹南與梁夾河百戰先是晉陽監軍故唐宦者張承業

為去声晉王摺去去拾財賦召補兵馬攻戰連年接應

不乏皆承業力承業意在復伏唐宗社宗廟聞王將稱

帝力諫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

之誤老奴矣悒悒成疾而卒王即位故晉為唐奉唐祀入

沐滅梁都大梁已而迂維洛陽侍中郭崇韜有謀畧佐唐

主成業至是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薦引人物他

相受成而已○荆南高季興入朝季興者季昌之改名也

唐以為南平王○蜀主王衍盤遊淫湎國亂盜起唐遣皇

子繼岌與郭崇韜伐之遂滅蜀衍降唐赤其族盡滅其

前蜀王建自梁太祖開平二十年繼岌信讓殺崇韜而還崇韜

惡宦者宦者街之至是成都雖下而盜未息崇韜恐去後

為患命分道招討淹留未還宦官譖其專權帝遣往觀皇

郭崇韜 梁 高季興 朝以 平王

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

伶人弄播 疎忌宿將

○唐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唐帝自克梁後，復驕首以伶人樂為刺史，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泣曰：臣所以得生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我接使儲德源力也。願乞二州以報之。遂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帝幼習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優名唐帝，各謂之李天下。嘗自呼，去聲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敬新磨，各新遷前批。匹迷切。其頗帝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只一人，尚誰呼邪？李天下也。帝悅，諸伶出入宮掖，侮弄播紳大臣，群臣憤疾，莫敢出氣。亦有反相，如附託納貨展轉，以干恩澤，蠹政害人，恣為譴謫。帝疎忌宿將，故舊不恤。軍士數明出遊獵，踐民田，上下咨怨。魏博將姓各未詳，成瓦橋關在代歸，復遣留屯具州，遂作亂。奉趙在禮入據鄴都。唐遣將李嗣源討之。至城下，軍士大譟曰：將士從丰上十年

嗣源大梁

百戰以得天下，今貝州成卒思歸，主上不赦，從馬直直也，如直殿直宿之直。案嗣源在鄴之夜，從馬直軍士張破賊作亂，數卒喧競，遽欲盡誅其族。我輩初為叛心，但畏死，今欲與城中合勢，拔白刃擁嗣源入城，城中不受。外兵逆擊之，皆潰。嗣源詭辭得出，將召兵攻亂者。安重誨曰：公為元帥，不幸為去凶人所劫，不若星行，謂星見星也，詣闕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乃南趨相州。諸者李紹，奏嗣源已叛。嗣源上上，聲章自埋，過不得通。始疑懼石敬瑭，曰：安有上將與叛卒入城，而他日得保無恙者乎？大梁天下都會，願先往取之。始可自全。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望，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以敬瑭為前鋒，查從珂朝為殿，顛去軍引兵入大梁。唐主如關東，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歎曰：吾不濟。

百官請源監

矣即命旋師從馬直郭從謙帥率兵攻帝於汜凡水水登臨成未詳唐主中流矢而殂稱帝僅三歲而遇弒改元者一曰同光伶人斂樂器覆去屍而焚之嗣源聞之痛哭乃入洛陽百官上上聲上感勸進勸即帝位不許又三請嗣源監國乃許之繼歲自蜀歸途聞內難至長安自殺監國立是為明宗皇帝

明宗皇帝本胡人邀信僅烈也為晉主克用養子名嗣源

莊宗滅梁嗣源功最高為中書令蕃漢馬步蕃兵漢兵管字履上受命討鄴為去聲去叛卒所摧自鄴趨汴入洛遂即位更庚名直契丹阿保機卒子德光立閩主王審知

卒子延翰立驕淫殘暴其下審知養養弒之而立其弟延鈞後稱帝更庚名璘吳王楊溥稱帝南平王高季興卒

子從誨立楚主馬殷巫子希聲立後希聲希範立吳越王錢鏐平子元瓘立夏州李仁福卒子彝超嗣

西川孟知祥併東川今潼川制以知祥為蜀主世後蜀唐秦王從榮明宗驕狼自知時論去不與常懼不得為嗣唐

主寢疾遽率牙兵千人至端門下將入禁衛禁中宿討之從榮兵潰走歸府皇城使益從斬之唐主悲駭疾劇遂

殂唐主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稱其胡人因亂為去聲衆所推願天早

生西人為生民主在位八年改元者二曰天成長興內无聲色外无遊畋不在宦官廢內廢庫賞廉吏治平賊蠹

雖不知書所行暗合於道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措上為小康子宋王立是為閔帝

蜀王孟知祥立吳越錢鏐立夏州李仁福卒子彝超嗣西川孟知祥併東川今潼川制以知祥為蜀主後蜀唐秦王從榮明宗驕狼自知時論去不與常懼不得為嗣唐

主寢疾遽率牙兵千人至端門下將入禁衛禁中宿討之從榮兵潰走歸府皇城使益從斬之唐主悲駭疾劇遂

殂唐主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稱其胡人因亂為去聲衆所推願天早

生西人為生民主在位八年改元者二曰天成長興內无聲色外无遊畋不在宦官廢內廢庫賞廉吏治平賊蠹

雖不知書所行暗合於道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措上為小康子宋王立是為閔帝

矣即命旋師從馬直郭從謙帥率兵攻帝於汜凡水水登臨成未詳唐主中流矢而殂稱帝僅三歲而遇弒改元者一曰同光伶人斂樂器覆去屍而焚之嗣源聞之痛哭乃入洛陽百官上上聲上感勸進勸即帝位不許又三請嗣源監國乃許之繼歲自蜀歸途聞內難至長安自殺監國立是為明宗皇帝

明宗皇帝本胡人邀信僅烈也為晉主克用養子名嗣源

莊宗滅梁嗣源功最高為中書令蕃漢馬步蕃兵漢兵管字履上受命討鄴為去聲去叛卒所摧自鄴趨汴入洛遂即位更庚名直契丹阿保機卒子德光立閩主王審知

卒子延翰立驕淫殘暴其下審知養養弒之而立其弟延鈞後稱帝更庚名璘吳王楊溥稱帝南平王高季興卒

子從誨立楚主馬殷巫子希聲立後希聲希範立吳越王錢鏐平子元瓘立夏州李仁福卒子彝超嗣

西川孟知祥併東川今潼川制以知祥為蜀主世後蜀唐秦王從榮明宗驕狼自知時論去不與常懼不得為嗣唐

主寢疾遽率牙兵千人至端門下將入禁衛禁中宿討之從榮兵潰走歸府皇城使益從斬之唐主悲駭疾劇遂

殂唐主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稱其胡人因亂為去聲衆所推願天早

蜀王孟知祥立 吳越錢鏐立 夏州李仁福卒 子彝超嗣 西川孟知祥併東川 今潼川制 以知祥為蜀主 後蜀 唐秦王從榮 明宗驕狼自知時論 去 不與常懼 不得為 嗣唐主寢疾 遽率牙兵千人 至端門下 將入禁衛 禁中宿討 之從榮兵潰 走歸府皇城使 益從斬之 唐主悲駭 疾劇遂殂 唐主性不猜忌 與物無競 登極之年 已踰六十 每夕於宮中焚香 祝天曰某 稱其胡人 因亂為衆 所推願天 早生西人為 生民主在 位八年改 元者二曰 天成長興 內无聲色 外无遊畋 不在宦官 廢內庫賞 廉吏治平 賊蠹雖不 知書所行 暗合於道 年穀屢豐 兵革罕用 校於五代

蜀孟知祥帝

蜀孟立 石敬瑭 敬瑭自立 全自陰

契丹 立敬瑭 帝為敬瑭

閔帝名從厚明宗次子也即位有志為治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端○蜀孟知祥稱帝○唐潞主反於鳳翔舉兵長驅至洛陽閔帝出奔在位改元應順數月而已潞主亡

路王名從珂本姓王氏明宗之養子也少從明宗征伐有功名得衆心用事者馮弘勳忌之從珂鎮鳳翔閔帝命移鎮河東將位以為離鎮必无全理乃移檄鄴道起兵入清

帝側其檄畧曰朱弘勳等乘元帝疾亟殺長立如專制朝權別疎骨肉動搖藩垣今將入清君側之惡其力不能獨辨願乞從珂至陝諸軍皆迎降平至洛宰相馮道等

百官班迎遂即位遣入衛州刺史王弘勳子出鳩殺閔帝於衛州○蜀主孟知祥殂子昶兩立○夏州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閩人殺其王璘而立其子繼鵬更更名昶○唐主初

與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素不相悅唐主立敬瑭不得已入朝尋歸鎮陰為自全之計唐主移之通鑿制以敬瑭為天平節度使遂反

求援於契丹契丹敗拜唐兵立敬瑭為晉帝引兵向洛陽唐主自焚死在位不三年改元者一曰清泰唐自莊宗至

是四主凡一十四年司馬溫公曰武皇以沙陀微種奄有河東黃巢之亂有功於唐上元之變

詔不能直遂與朱氏相攻紛糾不辭至於晚節鋒銳亦衰非宗以弱齡襲位摩下諸將皆武皇並唐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新其氣莫不竭力致命傾指如意遂策馬渡河而朱氏失國惜其志小氣近驕心易生德及三十年隕

身亡族明宗無取國之志而為衆所附資性實草克終天祿清泰於危難之中坐神器之重負辰未安家為煨燼十

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相尋何其速哉

晉高祖皇帝姓石氏名敬瑭沙陀人唐明宗之婿也初與從珂皆勇力善鬪事明宗皆有功內相忌從珂稱帝敬瑭自河東來朝將佐皆勸留之時久病骨立病後唐主不以

延政 閩王 稱 南漢 帝 殺 立 國 號 改 號

延政據建州稱殷帝。○南漢主劉玢之弟弘熙弒玢而自立。更名晟。○閩朱文進弒其主王曦而自立。殷主延政遣兵討之。閩人殺文進。傳專首於殷。殷改國號曰閩。唐人攻拔建州。延政出降。閩亡。世紀閩王審知自梁太祖亂化三年而唐攻福州。即閩州。不克。後吳越遣兵取之。○初晉高祖事契丹甚謹。至少主即位。景延廣主議告哀。許不復稱臣。契丹大怒。延廣又囚其回圖使。初梁太祖從馬殷所奏。於汴荆襄廣鄂復州置面圖。務運茶於河南。北以易繒纈戰馬。後契丹以喬榮為回圖使。置郎大梁。及是被囚。已而遣歸。大言曰。歸語去而主先帝為去並同。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為隣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相待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於是契丹入寇。渡河。晉主自將及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

契丹 大 入 寇

胡 騎 出

括 帛 錢

契丹敗走。契丹再至相州。引還。晉主又自將追之。契丹旋兵南下。晉人擊之。契丹又敗走。晉主既再勝。意契丹不足長。公契丹主大舉入寇。晉將杜威降。契丹遣兵入汴。執晉主。以歸其國。在位五年。改元者一。曰開運。晉自高祖至是再世。二十二年而亡。司馬溫公曰。高祖以地尊勢重。迫於猜嫌。親執臣子之禮。以事戎狄。略之土地。藉其兵力。以取天下。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國家未洽。不可以應敵。齊主捨桑維翰之深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脩。而外契丹主入。大梁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鋒刃。老弱委溝壑。丁中壯健者死於鋒刃。自東西兩畿及鄭滑。州屬曹濮數百里間。財帛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官掌判。夾盜。缺慶。司政事。劉昫。去曰。契丹兵應。平有優賜。遂括都城士民錢帛。遣使者數千人括於諸列。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活。括至初。無頒給。皆欲輦歸。中外怨憤。皆

思逐之所在盜起契丹主曰我不知中國難治如此君沐
三月而還晉劉知遠先嚴一月即位於晉陽

漢

漢高祖

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沙陀人也事晉祖敬瑭於
兵間功最多晉祖在河東唐潞主移之鎮鄆知遠曰明公
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去
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遂拒命唐遣將
張敬攻之不克晉祖舉兵滅唐入洛陽知遠特為侍衛馬
軍都指揮使分漢兵入營選本館契丹兵於寺在洛陽城
中肅然後晉祖以知遠鎮河東晉祖殂遺命以知遠入輔
政晉人匿之知遠由是怨朝廷契丹連入寇晉雖以知遠
為行營都統知遠不行契丹滅晉入太原知遠稱帝於晉

契丹主耶律德光歸至殺胡林詳而死剖腹實益載去
人謂之帝肥日肥子元欲立楚王馬希範卒希廣立

陽契丹去乃發太原入洛遂入汴國號漢後更庚名高
契丹主耶律德光歸至殺胡林詳而死剖腹實益載去
人謂之帝肥日肥子元欲立楚王馬希範卒希廣立
○吳越王錢弘佐卒弘侔宗立其下南才統軍廢之而立
弘倣○漢王殂在位一年改元乾祐子周主立是為隱帝
隱帝名承祐年十八即位○先是漢祖以弟崇尹太原月

郭威

郭威為

原府尹後尹為留守河東節度使屬上計入崇與郭威有
隙至是威為樞密使侍中執政崇為自全之計選募勇士
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躍上供財賦朝廷詔令多不稟
承○荆南高從誨卒子實融知軍府通鑿作○河中李守
貞反郭威督諸軍討克之守貞自殺○漢以郭威為鄴都
留守○楚王馬希廣之兄希萼殺希廣而自立○漢主自

即位以來同平章事楊邠總機政樞密使郭威主征伐侍衛指揮使史弘肇典宿衛三司使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弘肇察京師道不拾遺章撝拾遺利供饋不乏國家相安弘肇嘗謂天下須用長槍木劍安用毛錐子韓章曰若無毛錐財賦何由取辨章輕文人嘗曰此輩淫弄不知縱橫縱直也橫五何益於用漢主左右嬖倖浸用事親戚王政外等每裁抑之漢主益壯厭為下去同木臣所制弘肇嘗議事於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乾祐三年殺邠弘肇章遣密詔欲殺郭威於鄴將佐勸威入朝自訴威引大軍至漢主遣兵拒之或降或不戰而還漢主為亂兵所絀仍在位二年武寧節度威曰太后迎武寧節度贊徐州武寧節度之子也未至聞契丹入寇遣威將兵擊之威至澶州將士大譟裂黃旗以被威威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擁威南行遂代漢漢二世四年而亡司馬溫公曰之兵居形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州之主故雍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材德之首出哉會其時之可為也隱帝雖有南面之号而攻非已出輕信群小之言欲除威之臣不旋踵自然之勢也

郭威代漢

周

周太祖皇帝姓郭氏名威太原人也唐莊宗有宮人柴氏歸其家擇姻婦父母家一日窺于門見有疾走而過者柴氏大驚問何人告者曰從去馬軍使郭雀兒也威微時刺其頸為雀兒故有柴氏欲嫁之父母不肯曰汝讀帝左右人句歸讀當嫁節度使句奈何嫁此人柴氏堅不嫁他人竟歸威漢祖鎮河東威為孔目官字大曹契丹在汴威勸漢祖舉兵遂成帝業漢隱帝時威尊主征伐隱帝欲殺之不克威擁

郭雀兒

史記卷六

北漢 不代 契丹 南唐 遷馬 金陵

兵入汴已而出禦契丹軍上擁還汴時已迎贊於徐州乃
以漢太右令廢贊為湘陰公威為監國尋即位自謂周魏
叔之後世次未詳國號周贊崇子也崇初聞隱帝遇害欲起兵
南向及聞迎立贊則曰吾兒為帝吾復何求贊廢死崇乃
稱帝於晉陽所有并州府盈汾即西忻代嵐平皆屬山西
憲今隆德未詳屬山西尉前沁復遼皆屬麟今未詳石接當
石西屬山西十一州之地謂其臣曰顛我是何天子汝等是何
節度使邪是為北漢遣子承鈞伐周不克遣使乞師於契
丹契丹策命北漢主更東名曼民 ○契丹述軌孫元
欲而自立述律述軌討殺述軌而代之 ○楚自希廣而
以來相攻奪無寧歲其下又廢希冀而立希崇南唐遣使
錫擊楚希崇降南唐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楚亡右楚

開元元年受命為王至 ○故楚將劉言自朗州屬湖廣攻
潭邊鎬走言取湖南請命于周周以言鎮朗王逵鎮潭逵
襲殺言於朗以周行逢守朗逵還潭後又以行逢鎮潭逵
自居朗 ○周主在位三年殂改元者一曰廣順晉主立是
為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名榮本姓柴氏周祖妻兄柴守禮之子也周祖
無子故養之周初領節鎮為鎮節度使已而尹開封封晉王周
主臨終命晉主聽政尋即位北漢主聞周主殂大喜請兵
於契丹契丹遣將楊衮將萬騎北漢主自將三萬人來周
主欲自將禦之群臣皆諫主曰崇幸大喪平輕朕年少新
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以吾兵力之強破崇如山壓卵
耳馮道力爭詳惟王溥勸行北漢主軍于高平即屬山

合

周漢合戰

周前鋒擊之北漢兵卻主慮其遁去趣從諸軍亟進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主志氣益銳合戰未幾敵同右軍將樊愛能何徽先遁右軍潰步軍千餘解甲降主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禁兵將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入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敵百北漢兵大敗楊衮不敢救北漢主晝夜北走僅得入晉陽周主收樊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張永德盛稱趙匡胤智勇權殿前都虞候

北漢兵敗

諸軍

士卒精強

北漢列代南周唐

一奈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乃命大簡諸軍又詔諸道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匡胤選其尤者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周攻北漢汾遼憲嵐石沁忻州皆入于周周主攻晉陽不克引軍還○北漢主劉晏殂子鈞立○周伐蜀取秦階即武成鳳州屬陝西○周伐南唐唐遣兵拒於壽州屬淮西而敗周主自將大敗唐兵於正陽在唐將皇甫暉姚鳳保清流關在清主命趙匡胤倍道襲之擒暉鳳克滁州屬淮東周師取陽泰屬淮東光瀝屬淮西舒蘄州屬淮西唐兵拒周師復取泰州攻揚州周主命匡胤屯六合屬州唐兵來攻奮擊大破之將士有不致

唐主去周
奉正

趙巨
亂前
殿前
都點

乃者巨胤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翌明日遍閱其筮有劍
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周主還大梁
留兵圍壽州唐兵復江北諸州周守將皆棄去并兵攻壽
州周主復自將如壽唐人以城降周主還大梁已而復自
將攻濠泗屬淮州皆降進攻楚州濠州今遣兵取揚秦
周主克楚州遂至揚州唐主遣使獻江北地周主乃還
唐主更庚名景至赴帝號奉周正朔○朗州王逵為去潘
叔嗣所殺將吏迎潭州周行逢入朗行逢併潭朗有之○
南漢主劉晟殂子鋹做立○周主自將伐契丹取瀛莫易
州離京四十二日而閉三關在南悉平議趨幽州會不豫
而止以瓦橋關為雄州屬北益津關為霸州屬北置戍而
還往還六十日○趙巨胤先是為殿前都指揮使從去下

攻淮南又從征契丹至是為殿前都點檢○周主在位六
年殂改元者一曰顯德周主在藩節度時韜晦及即位首
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
敵矢石落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入意表又勤於政
事發姦摘剔伏發挑發擗發察如神間閑暇則召儒者讀
史商確角木義性不好絲竹玩之物常言朕必不因喜
賞人因怒刑入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畏其明而懷其惠
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登遐之日遠近哀慕子梁王立
是為恭帝

周禪
于宋

恭帝名宗訓七歲即位○以趙巨胤為歸德節度使明年
春鎮定言契丹入寇遣巨胤將兵禦之至陳橋驛在汴軍
士擁還策立周主在位半年仍顯德遂禪于宋周自太祖

至是三世實一姓十年而亡司馬溫公曰太祖負震主之
危而發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天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
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禁何以振軍法遂能
變弱為強因敗為功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閩南
攻無堅城戰無強陣又以抱鼓之隙治律曆興禮樂審法
令修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知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
中道而殞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非入謀之
也及

宋

宋太祖皇帝姓趙氏名匡胤其先涿人也相傳為漢京北
尹廣洪之後世次詳父弘殷為洛陽禁衛將校生匡胤於甲
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一月人謂之香孩兒營少從辛
文悅學文悅嘗夢邀駕乃匡胤也周世宗時掌軍政凡六
年士卒服其恩威數朔從征伐立大功世宗一日於文書
篋中得一木書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點檢世宗乃

赤光
滿室

遷之而易以匡胤世宗殂恭帝即位之明年命領宿衛禦
契丹時主少國危中外始有推戴之議太軍既出軍校
苗訓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湯指曰此天命也夕次
陳橋驛軍士聚議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環列待且
點檢醉卧不知也黎明天欲軍士擐甲執兵直叩寢
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大尉為天子點檢驚起披衣則相與
扶出被以黃袍羅拜呼萬歲擁上馬南行拒之不可乃
攬轡誓諸將句整軍自仁和門州入秋毫無所犯恭帝
遂禪位中唐明宗有天生聖人之祝而太祖實生於是每則
天命所歸不待日光相盪而後知也自其掌軍政之時士
卒服其恩威中外同於推戴則人心所屬不待次陳橋而
後見也矧如號令之間秋毫無犯除生靈塗炭之苦革以
救季兵戈之禍非聰明神武而不孰者孰能與於此哉以
所領節鎮為宋州歸德軍故國號曰宋即位之初欲陰察

黑光
相盪

相
號

澤路

淮南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南唐

群情頗為微行，或諫母輕出，上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微行愈數，朔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中冬，龔擢通服。○昭義節度使李筠，故周宿將，反於澤州。上命石守信討之，尋親征，筠自焚死。澤潞平。○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周祖之甥也，亦反。上命石守信討之，尋親征，重進自焚死。淮南平。○荆南高寶融卒，弟寶勗代之。○南唐泉州刺史留從効，姓名從藩，藩臣。○建隆二年，南唐主李景遷都於南昌，即洪州。以其子從嘉守建康。景殂，從嘉立。更庚名煜。○上既誅筠，重進召樞密直學士趙普問曰：吾欲息天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言：唐季以來，帝王數易，亦由節鎮節度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莫若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又言：殿前帥石守信等皆非統御才，制衛宜授他職。上悟，召守信等宴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至此。然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去此言？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上曰：汝曹雖無異心，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且以黃袍加汝之身，雖不欲為，其可得乎？皆頓首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去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為子孫計，多置歌童舞女，日飲酒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生而白覺，生而後明白，皆稱疾請罷。○趙普

石守信
信守
信守
信守
信守

若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又言：殿前帥石守信等皆非統御才，制衛宜授他職。上悟，召守信等宴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至此。然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去此言？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上曰：汝曹雖無異心，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且以黃袍加汝之身，雖不欲為，其可得乎？皆頓首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去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為子孫計，多置歌童舞女，日飲酒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生而後明白，皆稱疾請罷。○趙普

女真

于回鶻

高麗

荆南

湖南

蜀主

宰相須讀書

蜀人遇上於滁州用為節度掌書記掌節度之掌書記者上即位
 後專與謀議倚信之○女真因在東夷之遺種貢馬○回鶻于
 闐來貢○建隆三年泉州留從効卒衙將官掌禁軍陳
 洪進推平張漢忠領軍務○定難節度使西夏周西
 平王後周所封李彝興即彝殷避太祖諱貢馬○武平潮州平
 度武安澤州鎮帥周行逢卒子保權領軍府衛州太
 守張文表作亂起兵擄潭州保權表請救于宋○荆南高
 室勗卒兄子繼冲代之○高麗來貢○乾德元年命慕容
 延釗等會周保權討張文表師出江陵高繼冲出降荆南
 平右南平高季興自梁太祖開平元年受命為王至是五主凡五十七年而亡延釗至湖南文
 表先已收死保權聞宋師下荆南向懼而拒守句師進討
 之獲保權湖南平○二年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乞罷質
 等周朝旧相也自唐以來宰相惟面奏大政事餘號令刑
 賞除拜除官但入熟狀直述其事質等自以前朝大臣稍
 存形跡每事具劄子書疏進呈退批所得聖旨同列
 皆書字以志之恭御之多始此質等既罷以趙普同平章
 事○命王全斌伐蜀乾德二年蜀相李昊勸蜀主孟昶出
 降蜀亡右後蜀孟昶自唐明宗長興四年受命為前蜀
 王氏之亡也降表亦具所草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
 李家○初上命宰相擇前代所未有年號以改今元及是
 得蜀鑑鏡乃有乾德四年鑄字怪之召問白學士竇儀曰
 昔為蜀王衍有此號上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五年五
 星聚奎經星直曾分徐先是周顯德中竇儀揚徽之盧多
 遜同為諫官嚴善推步占曆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

北漢
弒立

微行
幸家

天下太平，二拾遺諫官各二拾遺見之儼不預通鑑也至是果然。○夏州李彝興卒，子光啟隋領軍務。○開寶元年，北漢主劉鈞殂，養子繼恩立，郭無為弒之而立其同母弟繼元。皆異姓子也。初漢世祖女適薛氏，生繼恩，再適何氏，繼元皆異姓子也。生繼元，俱幼，世祖以鈞無子，便養之。皆雷德驥判大理寺。天子有九寺，此其一也。掌折獄詳刑，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驥憤惋，怒也。直詣講武殿，奏之，并言趙普強市買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曰：「鼎鑪平，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告其二齒，命曳出，黜之。○二年，命曹彬等伐北漢，尋親征，攻太原城，又不下，頓兵百草池中。去暑雨，軍中疾疫，詔班師。○上自即位，或微行，幸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夕大雪，普意上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異甚，亟出，則上立雪中，普惶恐迎拜，即普堂設重榻，當也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著，長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邪南征北伐，此其時也。願聞成筭。」講書所向上曰：「吾欲取太原，所北漢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被彈丸黑子喻其地，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爾。」姑試卿耳。於是用師，荆湖荆南繼取西川，嘗因北漢謀間，且諫者語北漢主鈞曰：「君家與周氏世仇，宜不屈。今我與尔無所間，爾何為？」去困此一方之人，鈞遣謀者復狀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什一，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上哀其言。

契丹

南漢

交趾

表附

上

終鈞之世不以大軍北伐及繼元立始用兵○是歲契丹

弒其主述律號穆宗迎立其伯父兀欲之子明記更唐名

賢○三年命潘美伐南漢四年克廣州劉鋹降南漢亡右

漢列隱自梁太祖開平元年而七○六年交趾丁延連上

表求內附詔以為靜海節度使安南都護安南國在交趾

海節度於安南至此以連○趙普罷相領河陽三城節度

為靜海節度使而按安南○趙普罷相領河陽三城節度

陽節度普沉毅果斷去端以天下為已任嘗欲除某人

為某官上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普徐拾以歸補

綴以進上悟乃可之又有立功當遷官者上素嫌其人

與普力請曰朕固不與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安

得以私喜怒專之上不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宮門不

失上率可之普常設大甕於閣下其入後表跪意不可者投

其中焚之其多得謗以此句雷德駿之子又訐之上始疑

普先是雖置參知政事以副普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

外政事堂至是始詔一參政外政事堂同議政更庚知印

押班與普齊未幾字普遂罷薛居政呂餘慶等其後繼為

相○七年命曹彬伐江南初上屢遣使喻江南國士李煜

入朝不至乃以彬及潘美等討之戒以切勿暴略與掠生

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取匣劍授彬曰副將而

下不用命者斬之美以下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入

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先是江南樊若水舉進士

不第第不及上上書言事不報乃鈞魚采石江上以繩度入

江廣狹請闕陳策上用其言令去聲荆南造大艦為浮梁橋

以濟師至是用之不差尺寸○八年曹彬圍金陵急李煜

命曹彬伐南

耳嘗宴近臣紫雲樓下因論及民事謂宰相曰愚下之民
 雖不分菽粟也交藩侯諸侯不為去聲扶養務行苛虐朕斷
 去去聲不容之開室初修京城及大內官管繕補也畢上坐寢
 殿令去聲去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
 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平蜀後嘗擇其兵百餘為
 川班殿直以蜀士卒精者直殿故曰川却禮行賞以御馬
 直扈從特增給以其扈從車駕之勞川班擊登聞鼓階制
 有司謂鼓者聽之鼓授爰例陳乞援神馬直之上怒曰朕之
 所與即為恩澤豈有例邪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
 隸諸軍以川班分遂廢其直內臣館有逮事後唐者上問
 莊宗英武定天下享國不久何也其人言其故上撫附通
 解嘆曰二十年來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束

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五
 代以來藩鎮強盛上以漸削之罷諸節鎮專用儒臣分理
 郡國以革節鎮之橫去聲又置諸列通判以分刺史之權自
 是諸侯勢輕禍難不作專務愛養民力罷卻貢獻禁進羨
 物餘常衣去聲漸濯之衣寢殿青布緣去聲蒿簾蒿其晚節好
 讀書嘗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
 之密邪削平諸國必招之不至而後用兵及其既降皆不
 加戮禮而存之終其世嘗幸武成王唐肅宗追贈太廟觀
 從祀輒有白起上聲指曰起殺已降秦將白起嘗坑不武命去
 趙降將四十萬趙降將四十萬不武命去
 虜之周恭帝封鄭王後遷于房州上以辛文悅長者俾為
 房州守恭帝先最上二年始平上發哀輟朝十日還葬如
 禮上初入京時自陳橋還時周韓通死節周朝在京巡檢韓通
 帥眾衛禦都指揮使

王彥昇追贈優厚中書通令為王彥昇棄命專殺終身不授
殺之節使者必授九為節受禪之際倉卒未有恭帝禪制學
節鉞度使者必授之受禪之際倉卒未有恭帝禪制學
士陶穀出諸懷中上薄之不忠穀久在翰林頗怨望上曰
吾聞學士草制依樣登葫蘆實可食耳何勞之有來不
登之政府政事宰相內外官有時望者籍記姓名以待不
次選用稱職者多久任不遷定銓七線也銓衡也選法
從簡穀所上初京官七品以下循屬銓自後京官以上
無選中書門下特除而使府不許辟召幕職悉由銓投嚴
舉主連坐法為郡守副監者一人除官之日仍書上姓
名坐罪者嚴賊吏法有實同極刑者建隆二年李瑋坐實
極刑懲五代藩鎮苛征重斂之弊寬商征寬寬寬寬寬
鹽酒禁詔犯私麵者棄市周祖始令至五斤者死至是
刑其餘論罪有差又以前朝鹽法大變定以官鹽闌入禁
地買易至十五斤私煮至三斤者坐死以銀鹽入城三十

多以武人為牧守率意用刑上懲之故入者必抵罪故入
罪者就以定大辟至死也詳覆法懲五代藩鎮專殺之弊
部詳定折杖杖法徒流各杖各有杖刑五日杖百為
為十五六十為二十官杖刑新刑統所定定差役法詔
厚薄長短如周顯德中制頒新刑統所定定差役法詔
佐檢案差役有不平許民自相糾作版籍民間戶口田糧
奉京百司補吏須不疑役乃聽作版籍民間戶口田糧
戶帖民間家給戶帖為照戶鈔如今朱長吏有度入民由
不實者或杖流之諸州旱蝗賑賑也饑蠲免也租惟恐不
及舉德行孝悌親策制科周設賢良經學吏理三人放
進士榜嚴覆試法王祐知舉陶穀子兩登第上曰穀不能
今奉人凡間食祿御殿親試進士試書判拔萃身取書
判拔萃拔其俊異者而數朝幸國子監詔天下求遺書初
取之孟子曰拔乎其萃數朝幸國子監詔天下求遺書初

用和峴賢所定雅樂登城文德初行劉溫叟所上開寶
通禮及開寶通禮二百卷命宰執日記時政送史館史
院撰日曆晷制度典章彬彬有條理太弟晉王立是為
太宗皇帝

戰土
標掠

太宗皇帝初名匡又列太祖長弟也太祖入京城匡又首
請號令諸將戰束也士卒仍自於馬前戒標掠太祖受
禪乃改名光義尹開封同平章事封晉王建隆二年昭憲
杜太后臨崩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者乎太祖曰皆
祖考與太后之餘慶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謂在使幼
兒主天下耳汝萬歲後當傳位晉王晉王傳秦王太祖弟秦
王以傳德昭長太祖國有長張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曰謹受
教太后呼趙普曰趙書記共記吾言不可違因命普於

龍行
虎步

榻前為誓書普署紙尾曰臣普記歲之金匱太祖友愛篤
至晉王嘗寢疾灼艾五蓋切可草太祖亦自灸數以分其
痛嘗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他日必作太平天子
福德非吾所能及也太祖幸蜀一本作在西京者是有布
衣未蒙爵祿張齊賢獻十策下并份富民封建崇李李賢
召問賜食且唱且對太祖善其某策齊賢固稱餘策皆善
太祖怒斥便出既還語去晉王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
賢吾不欲用之他日留與汝作宰相蓋傳位之定久矣太
祖不豫后宋遣王繼恩官召皇子德芳太祖子繼恩徑召晉
王王至宮中散遣左右所言皆不可得聞但遙見燭影下
王有離席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斲地大聲曰好為之
遂崩后見晉王愕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官家王曰共保

契丹主
立

賜姓
趙保
李名

○開宇寺在休塔成前後八年所費億萬田錫麥曰遂以
為金碧榮煌臣以為塗膏鬻血聚歛民財如塗膏鬻血上不怒○
先是西夏李光睿卒子繼筠嗣又卒弟繼捧嗣繼捧來朝
獻四州夏銀地其弟繼遷叛去數朔入寇邊○契丹主明
記殂號景宗子隆緒立年十士母蕭氏專其國政○上命
曹彬等分道伐契丹彬兵大敗於岐溝關在涿州西詔班
師契丹自是連年入寇後女真以契丹隔其朝貢之路請
擊之不許女真遂臣於契丹○上賜李繼捧姓名趙保忠
授節度使命管夏銀綏宥靜五州緜州即雕陰都屬陝西餘四州屬鞏州使
圖繼遷繼遷降賜姓名趙保吉保吉復寇邊命李繼隆討
之保忠言已與保吉解仇乞罷兵上怒命繼隆先移兵討
之繼隆入夏州檻送保忠於闕下保吉尋亦請降而復叛

黎桓
王
度

命繼隆討之○蜀自既平之後府庫之物悉載歸內府士
狹民稠有司不無賦外之科別賦科外王小波起為盜小
波死李順勳繼之攻陷成都僭號蜀王上命王繼恩討
擒之蜀平○交趾丁連率大校黎桓桓將黎囚其宗族
而專其國上初命討之無功已而桓奉貢竟以桓為交趾
郡王○時霖潦老○夕雨曰霖過度上曰朕於刑獄盡
心安得積陰之譴寇準越班對言某州局吏侵官錢若干
於法為小過陛下殺之王淮參政王沔之弟盜錢數百萬
於法為大愆元惡也書陛下以沔故務相容蔽如此而
曰刑獄盡心如之何無積陰之譴上即日誅淮罷沔俄而
兩止○上崩在位二十二年改元者五曰太平興國御宇
曰雍熙端拱淳化至道壽五十九薛居正沈淪趙普宋琪

李昉 做 呂蒙正 張齊賢 呂端 等相繼為相 普凡再入再罷
案普以太祖 乾德二年入相 至開寶六年 罷 太宗太平興
國六年復入相 至八年 又罷 端拱元年 再入 至淳化元年
罷 前多歷事 二年 尋薨 普初以吏道聞 寡學術 太祖嘗勸以
讀書 普遂手不釋卷 每朝有大議 輒闔戶 自啟一篋 取一
書閱之 及平 家人視其篋 則論語也 嘗謂上曰 臣有論語
一部 以半部佐太祖 定天下 以半部佐陛下 致太平 蒙正
晚出 嘗與普並相 普甚推平 退之 蒙正嘗置冊子 夾袋中 疏
去 四方人才 姓名 以待選用 初太祖嘗以張齊賢屬 燭上
至齊賢 奉進士 上欲置之 上第 而有司第其名 在下 乃詔
一榜特與通判 卒至大用 呂端為相 人謂呂相作事 糊
塗 笑上知之 曰 端小事 糊塗 大事 不糊塗 自上即位以來
以小人為相者 盧多 遜一人而已 太子 太宗 第 立是為真

宗皇帝

真宗皇帝 初名元侃 封襄王 有舉人楊砺嘗夢至一大殿
有坐殿上者 語去之曰 我非汝主 來和天尊汝主也 指示
令謁之 砺後進士第一 入為襄王府記室 官掌校 既謁如
夢中所見 太宗嘗遣相者詣襄王 及門而返 曰 王門廝廝
日 黼 後皆將相也 王可知矣 立為太子 至是即位 更 庚 名
恒 ○咸平二年 契丹入寇 上親征 至大名府 即魏州 東 而還
○三年 益州 率王均反 僭號大蜀 以雷有終知州 討擒之
益州平 ○范廷召擊契丹 求援於高陽關 州 在安 都 部署 官
康保裔 亟赴之 廷召潛道保裔為 去 所圍 力戰死之 ○
李繼遷先朝奪所賜姓名 趙保吉 既而復叛 故曰奪所賜
姓名 寇邊不已 攻陷靈州 西涼六合會長潘羅支乞會王

李繼死 子德 明 趙 復 趙

契丹 冠

契丹大舉入寇

寇定親征之議

師討之繼遷攻陷西涼府屬其南潘羅支腰而擊之繼
 遷中去流失死於靈州之境其子德明請降復賜姓趙後
 封為西平王○楊嗣楊延朗智勇善戰加團練使虜憚之
 目曰楊六郎○景德元年契丹主與其母蕭氏大舉入寇
 中外震駭參政陳堯叟蜀人請幸蜀王欽若江南人請幸
 江南上以問宰相寇準問誰畫此策上曰卿姑斷其
 可否勿問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臣斬以饗鼓然後北伐
 耳遂定親征之議上駐蹕車駕暫止韋城縣屬開州尋至衛南
 契丹擁兵抵澶州圍合三面李繼隆等出禦之契丹撻覽
 臣亮軍順中督死大挫古退却不敢動寇準力勸上渡河殿
 前帥高瓊亦力贊贊贊成渡河之策猶豫也不決間瓊麾衛士進鞏曰
 陛下若不過河百姓如聚聚平若此梁適宋作呵之瓊怒

契丹和

曰君輩此時尚責人失禮何不賊一詩退虜耶遂擁上以
 渡既至澶州登北城張黃旗幟諸軍皆呼萬歲聲聞去數
 十里契丹氣奪先是王繼忠者陷虜嘗言和好去之利故
 雖大率亦遣使以繼忠書來上命曹利用報之至是利用
 與契丹使者韓杞偕來請世宗所取閔南故地初晉主石
 契丹共滅唐割幽薊十六州與之後周世宗伐上曰地必不
 可得寧與金帛以和準意亦不欲與且畫策以進曰如此
 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戎復生心準蓋欲擊之
 使隻輪不返上曰數十歲後當有能禦之者吾不忍生靈
 重平困姑聽其和遂再遣利用往利用請歲賂金帛之數
 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銀百萬兩亦可準召語去之曰雖
 有勅旨不得過同三十萬如過此數勿來見準去斬汝

南朝
為第

矣利用卒以綰二十萬銀十方定和議南朝為兄北朝為弟交誓約各解兵歸準初發京師命朝士出知諸州皆於殿廊受勅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恐欽若沮親征之議以其有智且有福出欽若知天雄軍河北魏博節度唐代宗寵其軍曰天雄契丹至城下欽若閉門束手无策修齋誦經而已上還自澶淵澶州古名澶待準極厚欽若歸深恨準嘗退朝上目送準欽若進曰陛下敬準為去其有社稷功耶城下之盟春秋小國所耻也上愀然欽若每曰澶淵之役準以陛下為孤注如賭博注錢物以上待準遂寢薄尋罷相以王且同平章事且王祐之子也太祖嘗遣祐按事時魏博節度使符彥卿有飛語謂祐還與王溥官職祐不徇太祖意竟不大用但決配謂祐還與王溥官職祐不徇太祖意竟不大用

王日
章事

趙德
明上
表乞

做兒子且且必做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至是且果為相深沉有德望能斷大事上心深屬之趙德明嘗以民飢上表乞糧群臣皆請責之且曰臣欲詔德明云塞上儲糧不可與已於京師積百萬可自遣衆來取德明再拜受詔曰朝廷有人上既入欽若之言其言數問欽若何以刷所劣切耻欽若知上厭用兵諤曰取幽薊乃可上令去思其次乃請封禪以鎮服四海誇示夷狄又言封禪當得天瑞前代有以人力為之河圖說見洛書禹治水時神龜負文有數至九而果有此邪聖人以神道設教耳於是自太中祥符四年以來數有天書降偽作書云自天降大內六月王欽若奏天書降

王欽
若禪

書降偽作書云自天降大內六月王欽若奏天書降

九天司命天尊

作王昭應

山天禧三年東封泰山西祀后土於汾陰水南又有趙氏
 降軌祐山祖九天司命天尊降宋鑿大中祥符五年聖祖降曰吾人
 祖九夫司命天尊降皇中九人之一是趙始祖再降乃軒
 轅黃帝後唐時七月一日復降生趙氏族謂上曰善撫育
 蒼生毋忘前志尋尊號聖祖曰九夫司命保生天尊聖祖
 母曰元天天下立天慶觀置聖祖殿諱聖祖名玄朗京師
 大聖元天作王清昭應宮且不能止其事○上在位二十六年自元
 年呂端罷後張齊賢李沆既呂蒙正向敏中舉士安寇
 準王且相繼為相惟且居位十年當李沆為相時且甫
 參政沆喜讀論語嘗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
 民以時兩句尚不能行句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曰
 取四方水旱盜賊參之且謂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
 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
 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句此參政他日

之憂也及太中祥符封禪祠祀土木並興且乃歎曰李之
 靖李沆諡真聖人也每有大礼且輒以首相奉天書以行
 常悒悒不樂欲去則上遇之厚及薨于位遺令去削髮披
 緇以欵削髮披緇議者謂且得君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
 之馮道後唐相無云張誅嘗言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
 德望無如李文靖深沈才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且面折
 廷爭諍素有風采無如寇公準當方面之寄鎮方面則
 詠不敢辭當且之世王欽若已相欽若罷寇準再入相參
 政丁謂事準甚謹嘗會食羹汚準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參
 政國大臣乃為去官長拂髮耶謂甚愧恨準罷李迪狄了
 謂為相準遠貶初雷州司馬司馬迪罷謂獨相句時上已有
 疾昏眩如準罷貶皆謂白中宮劉行之上不知矣尋崩年

五十五在位改元者五日咸平景德曰大中祥符曰天禧
乾興太子真宗弟立是為仁宗皇帝

仁宗皇帝名禎母李氏帝弟章獻明肅劉皇后子之真宗

養為真宗得皇子已晚始生晝夜啼不止有道人言能止

兒啼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哭啼即止蓋謂真

宗嘗額和也上帝祈嗣問群仙誰當往者皆不應獨赤脚

大仙一笑遂命降為真宗子在宮中好去赤脚其驗也自

昇王為太子年十三即位劉太后垂簾同聽政丁謂用事

竇冠準為雷州屬海司戶參政王曾密奏謂包藏禍心真

宗山陵真宗所擅移皇堂於絕地皇堂使因山陵都尉雷允恭

而從中和言移山陵向上既遂罷謂貶至崖州司戶謂初

命學士草准責詞令平用春秋無將漿春秋傳云人臣

牙言將君將漢法不道如不道不道誣為證事句及謂竇

學士乃用其語明不道之辜常刑固赦甚人快之方逐準

時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按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

召寇老然準竟不及北還而卒王曾為相王欽若再相欽

若卒張知白相知白卒張士遜相士遜罷呂夷簡相惟王

曾自天聖初居相位至是七年而罷曾初舉進士青州發

解鄉介禮部試會廷試皆第一人曰狀元三場喫著不盡

曾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真宗未正色立朝朝廷賴以

為重作相日所進退士莫有知者或問其故曾曰恩欲歸

已紀恐使誰當交趾黎植景德中卒子龍廷殺其

兄龍鉞而自立來貢賜名全忠太中祥符間全忠卒子幼

弟名字爭立大校李公蘊遂殺之而自立至是公蘊卒子

李政李德
王趾王

劉太
同政

契丹
主宗
真立

大崩
上崩
親政

后廢郭

蔡襄
四賢
一不
肖詩

趙元
昊借
吳大
帝室

史略六

三十一

德政立來告谷喪封交趾郡王○契丹主隆緒殂號聖宗
 子宗真立○西夏趙德明卒子元昊立○劉太后以上為
 已_加子而上母李氏默默處先朝嬪御中_{周禮有九嬪九}
 嬪御未嘗自異人亦畏后不敢言疾董_{棘也}乃進位宸妃
 而薨宰相呂夷簡奏太后宜備禮以葬曰他日莫道夷簡
 不曾說來_{宋鑿李氏薨太后抑未治喪夷簡入奏不許曰}
 鑿官城垣_{以出喪夷簡處言鑿垣非礼宜從西華門出且}
 宸妃平踰_{下年}太后崩稱制十年上始親政先是呂夷
 簡張士遜並相夷簡罷李迪相而士遜為首相向無所發
 明而罷夷簡復相迪罷王曾復相而權在夷簡夷簡之初
 罷也以郭皇后之言_{宋鑿上與夷簡謀以張耆等皆太后}
 不_{附太后}郭由是并罷夷及復入而后有尚美人_{尚姓也}

下_有爭寵之際遂廢廓后夷簡有力焉臺諫孔道輔范仲
 淹爭_諍同不得而出_{道輔出知秦州仲淹還朝為待制知}
 開封府_{景祐元年召仲淹為刑部員外郎天}言事愈急數
 議時政夷簡訴其越職罷知饒州_{饒州知饒州}而館閣_{在館}
 我余靖尹洙爭之皆坐敗_{靖監筠州酒稅歐陽脩責諫官}
 高若訥不諫謂不知人間有羞耻事_{如廢郭若訥奏其書}
 亦貶_{陵令}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洙靖脩
 不肖指若訥也王曾因對斥夷簡納賂示恩夷簡曾並罷
 王隨陳堯佐代之以无所建明而罷張士遜章得象代之
 ○趙元昊據有夏銀綖宥靈蓋會勝并涼瓜沙肅州之地
 居興州_{已上十四州絳屬陝西}阻賀蘭山為固僭號大夏
 皇帝入寇西邊騷然范雍經略西夏聞元昊將_{攻延州}

契丹
乘取
關南

屬陝西即懼甚閉門不救劉平戰旬中官黃德和誣奏平
降平賊以兵圍其家議收其族富弼言平自環慶屬鞏昌
來接發臣不救故敗罵賊而死德和誣入莫免坐吳元
延時德和引兵先走至腰斬德和范雍罷旬時軍興多事
張士遜无所補益朝延諫官韓琦音上赴疏曰政事府豈
養病坊邪於是士遜致仕呂夷簡復相用韓琦范仲淹為
邊帥仲淹嘗兼知延州夏人相戒曰毋以延州為意小范
老子仲淹飛入謂胷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太范老子
可欺也邊人為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
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吳之不得大逞蓋藉初夜琦
仲淹之宜力居多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捷遣使使之使
亦石晉所割周世宗所取關南地說見知制誥富弼接伴

官地
諫

使時夷簡任事人莫敢抗弼數謂侵之夷簡欲因事罪
弼以弼報使使契丹弼至往返論難聲皆去力拒其割地使
還再遣而國書故為異同夷簡欲以陷弼疑而啟觀乃
復伏回奏面責夷簡易亦書而往案弼使契丹既歸復命
請增三事母廣開塘池增屯兵騎容受叛暨行中使持誓
書至武疆授之弼私念三事前與虜約萬一書詞與口異
則事敗矣發視之果增歲賂銀絹各十萬定和議而還日
通兩國之情結無窮之好者莫重奉使之職古者兵交則
有往來覘敵之使事已則有玉帛結好之使非有儀秦之
辯賁育之勇良平之智則不遣也方契丹擁兵厭境使者
恃慢上命報聘無敢行者獨富公毅然而往入虜庭詰其
君臣往還辯論不啻數十百語至今契丹君臣
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昔公之力也呂夷簡求
罷上遂欲更庚天下弊事增諫官負命王素歐陽脩余靖
蔡襄供諫院職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召夏竦為樞
密使諫官論罷竦以杜衍代之國子直講石介喜曰此盛

石曆
慶曆
聖德
詩

歐陽
脩
黨論

范仲
淹
事
列

德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茹斯拔茹易曰
類相引善大姦之去如距斯脫雞之勇也距則木
姦指竦也仲淹琦適自陝西來道中得詩仲淹對本非
股謂琦曰為賦此怪鬼輩壞事竦因與其黨造論且蘇
等為黨人歐陽脩乃作朋黨論上上之畧曰小人無朋惟
君子有之小人同利之時暫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
先或利盡而情踈反相賊害君子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事
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為君者但當
退小人之為朋進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仲淹遷參政
富弼為樞副上既擢仲淹等每進見現必以太平責之開
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側八紙仲淹等皆惶忠句退讀
列卷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

杜衍
僥倖
裁

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
九曰覃延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向悉用其說惟武備
欲復伏府兵宗紀本一說宰相以為不可時章得象夢殊
並同平章事未幾字如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富弼宣撫河北
竦等造謗故仲淹等不安於朝歐陽脩亦出使河北晏殊
罷杜衍同平章事衍務裁僥倖每內降詔率寢格各不行
積詔旨上數聲輒納二前上嘗語去諫官曰外人知衍封
還內降邪朕在宮中每以衍不可告而止者多於所封還
也會衍婿蘇舜欽監進奏院用鬻故紙公錢祠神會客難
效會院祠神蘇欽用鬻故紙公錢祠神會客難
便衍等所為因攻其事置獄得罪者數人等皆逐去拱
辰喜曰吾一網打去盡矣衍相七十日而罷賈昌朝平章

張堯佐除使
王諒祚立諒

事兼樞密使韓琦罷樞副知揚州事章得象罷陳執中平
章事昌朝罷夏竦代為樞密使○貝州卒王則反文彥博
宣撫河北討平之彥博入為平章事○趙元昊慶曆初嘗
因范仲淹請和反覆數歲竟納款復稱臣策命為夏國主
名曩曩臂歲賜銀絹茶絲二十五萬五千遂不復寇邊卒
子諒祚立○陳執中以無所建明罷○夏竦罷宋庠代之
尋同平章未幾字罷○張貴妃當作諸父案宋監兄貴妃乃堯佐堯佐
一日除四使去聲○宣徽節監察御史裏行唐朝有御史
中始置以御史唐介論之不聽遂劾奏文彥博向守蜀以
燈籠錦各間金奇錦獻貴妃得執政故黨堯佐上怒遠貶
堯佐舉為為州別駕王彥博亦求罷罷籍平章事○廣源州
堯佐為州別駕王彥博亦求罷罷籍平章事○廣源州
堯佐為州別駕王彥博亦求罷罷籍平章事○廣源州

蘇洵著論
李德立
王旦立

西晉被其害命樞副狄青討平之還為樞密使○龐籍罷
○陳執中丞適平章事適罷劉沆代之執中罷文彥博富
弼並同平章事士大夫相慶得入上曰人情如此豈不賢
於夢卜哉商高宗夢得傅說上嘗問王素孰可為相素曰
惟宦官宦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上慨然曰如此則富
弼耳○契丹主宗真殂號興宗子洪基立○交趾李德政
卒子日遵立○劉沆罷文彥博罷韓琦平章事富弼罷○
王安石知制誥安石每遷官遜避不已至知制誥則不復
辭官矣安石嘗侍賞花釣魚身設食鈞餌已悟而食之既
飽而盡食之上以其不情而遂非不所人情惡之安石有
重名士爭向之惟蘇洵旬不見著辨姦論亦以為不近
人情必大姦慮○司馬光知諫院進三劄一論君德有三

曰仁曰明曰武二論御臣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三論揀
簡軍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實
○策制科人得蘇軾蘇轍○曾公亮平章事○上在位四
十二年改元者九天聖明道則垂簾之政也劉太后景祐
以來政由已紀出寶元康定間西鄙多事慶曆更庚化君
子滿朝至皇祐至和嘉祐天下承平無事恭儉之德愛人
恤物之心自即位至外遐終始如一曰向遺制外遺下雖
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壽五十四皇子立是
為英宗皇帝

英宗皇帝

初名宗實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太宗之曾孫也
仁宗立為皇子賜名曙仁宗崩固避數聲四而後即位以
憂疑致疾慈聖光獻曹太后所宗權同聽政上舉措或改

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譏間兩宮太后
宗遂成隙賴宰相韓琦參政歐陽脩等調護上既康復伏
安親政太后撤簾曰擬韓琦一日出空控頭勅勅書姓名脩
已僉趙鼎未僉脩曰第書之脩勸韓公必有說琦坐
政事堂召內侍任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責斬州安
置蓋交闔兩宮之人也○議崇奉濮王典禮執政欲稱皇
考又以太后詔令評上稱親司馬光范鎮呂誨范純仁呂
大防呂公著交論以為不可司馬光曰為人後者為之子
伯而鎮罷翰林後范鎮罷翰林之任誨純仁大防解言職仁呂大防
解諫諫公著罷侍講呂公著亦罷議竟不決儀禮喪服記
其父母服齊衰齊衰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
改也夫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矣聖人又存其所生父
母者非曲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
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廢其所生矣司馬等之論其未

契丹
改號
大遼

也當於理○契丹改號大遼○上崩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日
治平年三十八皇太子立是為神宗皇帝

神宗皇帝各項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曾太后之甥也

幼與英宗同鞠后所曾太后後為英宗配生項自穎王為太

子尋即位○自有濮議以來言者攻歐陽脩不已遂罷韓

琦亦罷○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入對首以擇術為言言必

稱堯舜○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政安石既執政士大

夫素重其名以為太平可立致呂誨時為御史中丞將

同對誨將入學士侍讀司馬光時為學士而兼經筵侍讀亦將詣經筵

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

也乃彈新參光愕然曰衆喜得入奈何論之誨曰君實馬

光亦為此言邪安石執偏見喜人佞已紀天下必受其弊

光退而思之不得其說播紳間有傳其疏者徃徃疑其太

過誨言太姦似忠太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

蹇慢上陰賊害物疏其十事大畧言在仁宗朝奉事不當

詔不起終英宗之世而不臣在神宗之初而託疾及除知

江寧府乃從命也除小官則避承重任則不辭二也

侍講侍讀本為進說乃請坐自尊三也居政府多乞御批

以沮異議四也自糾察司尋取與法官爭論每挾情舉法

拘私排怨五也入翰林則惟欲其弟貴顯在政府則無非

賣弄威權六也與唐介爭論遂致喧嘩八也上方親臨九族乃黨

知畏敬與唐介爭論遂致喧嘩八也上方親臨九族乃黨

張辟光離間岐王之罪九也邦國經費在於三司乃欲額

外增負上兩降手詔喻誨誨論之不已遂罷誨安石建議

王安石
新議

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言周置泉府之官周禮

以市之征布歛布之不售貨之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

羊見漢武劉晏見唐德粗措合此意今當修泉府之法以

收利權安石多與呂惠卿謀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

淵

子先是治平年號中印雍與客散傘步天津橋陽在洛上聞
 杜鵑聲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於望帝好稼穡
望帝時荆人鼂令死其尸沂江而上至汶山下復生見
為鑿通流有木功望帝因其位禪之望帝死其魂化為
鳥名曰杜鵑 愀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
 始至天下將下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
 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
 依相多引南人專務更庚變句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雍
 言果驗云安石欲行青苗法以常平來本作青苗法散與
 以為周官國服為息法也有司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
穰以其粟米工以器蘇轍曰以錢貸民吏緣為姦錢入民手
 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鞭笞非上
 也必用別縣不勝非煩矣參政唐介爭論新法不勝如疽

案農
 田水
 利義
 輸行
 法均

發背卒時人有生老病死苦之喻謂安石為生魯公亮為
 老介死富弼議論不合稱病參政趙抃無如安石何惟稱
 苦々而已安石折抃曰君輩坐不讀書耳抃曰臯夔稷契
 何書可讀三代以前安石亦不能對○遺使察農由水利
無不廢○罷義倉舊制置於鄉社以行均輸法命發
領之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法○臺諫劉琦
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使臣蓄買以待之○臺諫劉琦
 錢顛以議新法貶監州○諫院范純仁讀檢
 詳文字官掌佐蘇轍讀以議新法罷轍河南府推官○
 行青苗法置常平官使制貨物俾○富弼罷陳外之同平
 章事外之初附安石既相頗為異同○行預買法見均輸
令去諸路預給錢和買紬絹○趙抃罷抃曰
 所為事夜必焚香告於天○親試舉人初用策策自此

苗法
 行預
 買法

始棄祖洽以附會新法擢為第一○右正言官諫諍孫覺御
史裏行程顥以議新法罷○中丞呂公著裏行張戢前以
議新法罷○李定為裏行句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
以繳定詞頭罷詞頭誥命也李定為秀州判官阿叔安石
頭以定驟自慕頌而升任執法非○謝景溫為御史知雜
故事復下蘇頌李大臨皆繳還官掌知御○直史館蘇軾以嘗上上上上同萬言書及擬對廷
試策議新法忤安石為去去去景溫所劾去○鄧綰上書言陛
下得伊呂伊尹呂望之佐百姓歌舞青苗免役據家貴高下各
役謂之助書等法又與安石書及頌置中書檢正熙寧中
檢正司後錢等法又與安石書及頌置中書檢正熙寧中
庶務中書以縮為之鄉人皆笑罵綰曰笑罵從佗笑罵好官
我須為之○曾公亮罷○策制科人呂陶張繪孔文仲力
議新法皆報罷○范鎮以教下議新法及嘗薦蘇軾孔

立保
甲法
更法
卒法

文仲罷乞致仕○陳升之罷○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以
當國外其不附已者一時排斥新法諸賢不使之
外任則貶之海隅而用韓絳並相則同患相湊矣○立保
甲法十家為保五家為大保十家保為都保選衆所服
者二人為都保正副九保十保自置弓箭習武藝
○曾布為中書檢正○更庚科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
經義論策試進士○司馬光先自學士除樞副力辭不
拜數言新法之害上喻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曰不聞
上曰外人云朝廷以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法
不足守昨學士院進館職策問專指此三事策問光所為
也光屢請外光與安石不合故得承興宋多敗而安西府
移許州光初出如承興本路青苗助上上言臣之不才最
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
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屢請判西京留司御

羅差役法
募役法
立大舍法
行市法
行保法
馬保法
領方田法
稅均法
甲五平部
戊上策

史不從判西至是得請得判西京後四任提舉嵩山崇福宮歐陽脩先知青州以擅止給散青苗錢徙知蔡州至是乞致仕富弼先知宗鑒判下亳州坐格各青苗法徙知汝州中丞楊繪裏行劉摯以議新法罷罷差役不驗田粮行募役法今人户等第輸免立太學三舍法差入充役舍法行募役法初入李爲舍法行募役法舍法行募役法行市易法於京師置初入李爲舍法行募役法行市易法於京師置支官錢收貨在開遇有客商物貨出賣不行願行保馬法宋史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凡一匹官給馬或與直歲法關肥瘠死病者補賞宋鑒熙寧五年詔開封府界諸縣保中願領方田均稅法東西南北各十步當四十一畝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置熙河路屬鞏昌即以驗地肥瘠分爲五等均定稅數

置義局
經義局
京民

之而熙河蘭州屬鞏昌鄯善州皆漢隴西等郡吐蕃陷格斡色囉囉族首領一族國其間宜併有之以絕夏人右臂言若得熙河等處安右以爲奇謀始開熙河之後詔克河如絕西夏人右臂安右以爲奇謀始開熙河之後詔克河洮即熙河岷昌今而和州疊岩唐去屬順等州又據青唐鄯州又咽喉之地如咽喉之地邊堆里封土表界日堆益斥後兵死亡甚多中書檢正章惇觀察訪湖北檢正禮訪命察始議經制南北江蠻方始議經制南北江廣南北江乃古錦州之地接施州屬黔州屬黔州命章惇借置惇言招諭梅山蠻種日南夷令作首戶民惇皆歡迎其實殺戮淨屍敵江置詩書周禮三經義局安右提舉呂惠卿及安右子房等爲檢討熙寧七年天久不雨河東北陝西流民皆流入京城而京城外飢民

諫直

實法

尤多監安上門城門鄭俠畫畫為圖上吐書曰陛下南
 征北伐昔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句無一人以天下憂苦
 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違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安上
 門逐日所見百不及一無亦可流涕况千萬里外哉時
 以旱故求直言言者皆咎新法上疑欲罷之安石不悅求
 去除知江寧府屬江陵安石薦韓絳代已為相呂惠卿
 為參政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建議
 免役出錢不均出於簿書見不善行手實法吟田實
 如有隱落許以其二惠卿既得勢恐安石復入遂逆而至
 之日閉其途出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凡可以室安
 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句又數與絳忤絳乘間如白上復相
 安石安石罷不一年再入聞命不辭自金陵七日至闕下

馬法

韓琦

命韓
河東
割地

後數月絳與惠卿相繼罷○行戶馬法見前條○判相州
 韓琦薨琦天資忠厚能斷大事治平間為首相政事間集
 賢次相典故問東廳趙文學問西廳參政大事則
 自決之矣出判相州初言青苗不使朝廷不從即命散給
 曰藩臣之體當如是在鄉郡相州人而判八年而終
 御製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勛之碑在宗廟立天子之元勛
 ○命韓縝如河東割地割地先是縝使屢至言河東以
 邊增修成壘起鋪舍侵入彼國蔚應朔州界乞行毀撤別
 立界至蓋盜人見朝廷招向建熙河向西山在鞏昌
 植榆柳句創保申句其河北城池句創都作院器降弓
 乃新樣句置界北二十七將句名疑有復伏燕之意故
 以爭地界為名觀朝廷所以應安石斷去之曰將欲取

之必姑與之東西失地七百里○安右再相二年屢謝病
子雲死求去力上益厭其所為出判江寧府遂不復用
自安右用事口談先主而專行管商離紳之政知上有富
強之志思所以濟其欲謂立法當用小人而後以君子守
之不悟其无是理也天下騷然而國未嘗富邊鄙生事徒
多喪敗而國未嘗強西鄙自治平未種諤取綏州夏人即
欲興兵報復世伐夏主諒祚卒子秉常立大人寇安右雖用
王韶取熙河之策徒構怨西蕃致鬼章西蕃等屢為寇患
初不能以此制西夏所用沈起劉彝又生釁南方句交趾
李日遵卒于乾德立起彝相繼知桂州集士丁為保申於
梅濱集舟師教水戰禁止列縣與交人交易且貿易交人大
舉入寇圍邕州陷欽廉三州聲言中國作青苗助役法

海

劉

蘇軾
黃州

以困民出兵相救安右怒遣趙鼎等討之官軍死者十
六死中兵禍訖安右之去而未已吳充王珪繼安右為相
充先在政府數朝言政事非便既代安右蔡確苦角鄧潤
甫等共攻之不能去○元豐元年知湖州屬江浙蘇軾安
置黃州屬淮先是中丞李定言軾自熙寧以來怨謗君父
舒亶亦言軾議時事陛下發錢本以業取貧民則曰贏
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明法有以課
試群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之書致君堯舜終無術興
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存鹵日方陳鹵變
桑田謹蓋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
他觸物即事無不以譏謗為主乃追軾繫御史獄詔定與
張璪平推以治王珪言軾有不臣意奉軾槍兼射詩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螫龍知。陛下飛龍御天而軼，欲求之地下之螫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誅槍，何預朕事？上本無意罪軼，吳充王安石皆勸上容之，獄成而有是命。懺懺有寬容之，軼弟轍亦坐救軼而貶，坐軼詩案黜罰者。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二十二人，姓名上實憐軼，尋移汝州。且復用矣。為祛蔡確張璪等所沮。○吳充罷踰月而卒。○元豐元年大正官名，元豐五年官制成，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為之，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門下省參政為門下侍郎，中書侍郎。章惇張璪為之，置尚書左右丞。蒲宗孟王安石為之以三省。中書門下尚書門下統領百職，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珪為相，人謂之三省宰相，凡事惟曰取聖旨，得聖旨則曰領聖旨，退書之則曰奉聖旨而已。上厭之。

欽征

司馬光通鑑
資治通鑑

確謂珪曰：上久欲取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如其言，命內侍李憲等分道伐夏國，攻靈州，不克，士卒死及凍餒者十五六，斤損憲上。再舉之議，徐禧又議築水築，洛新築在銀州東南。夏人大率攻城，城陷，禧等蕃漢官及諸軍死者萬三千。上聞，安勸矣。○富弼上遺表言忠諫杜絕，諂諛日進，興利之臣為法，勝國欽怨。又言西事大，可憂望留聖念。弼早有公輔之望，聲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并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弥篤，家居一紀，年日斯須不忘朝廷。至是薨。○宰執同對，上有无人才之歎。蒲宗孟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上不語視宗孟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邪宗孟尋罷，司馬光資治通鑑成，上即位之初，已嘗御製序，至元豐七年書始

上上初官制將下行上欲取新舊人兩用之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曰國是公論方定願少遲之既而上有疾又曰來春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公著夷簡字也上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二曰熙寧元豐屬精求治日多不暇食平生不御畋游不治評宮室惟勤惟儉將以大有為也夫何熙寧以來誤於安石元豐以後用事者終始皆安石之黨竟為天下患憤北狄倔強慨然有恢復伏幽燕之志欲先取靈夏滅西羌乃圖北伐及安南失律激起變人變謂然歎赤子無罪而死永樂之敗益知用兵之難始息念征伐卒無一事如意崩年三十八皇太子神宗立立是為哲宗皇帝

立齋先生標題解註音釋十八史畧卷之六





